**一个野生读者的个人看法**

(如果有异议，欢迎一起来评论交流讨论）

前情提要（可以略过直接看下一P）



2020年4月13日 星期一 晴

吃完午饭后，我像往常一样打开了长佩app，准备扫扫文，在新书榜看到了这样一篇文，文案很带感，我果断点开。

看完第一章，好带感，好狗血，果断收藏，开追！

然而我看了几章之后，觉得有点**不对**——

**看《张狂记忆ABO》总是让我想起《提灯看刺刀》。**

然后我就跟朋友有聊起这件事。但是经常看文的都知道，无论是**抄袭**还是**融梗**对于作者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摘**，所以我除了在自己微博吐槽了一句，也没去公开场合指名道姓说什么。

接着，4.14我在微博看见了**调色盘**，我当时有在评论区和别人讨论。很多人认为这是**狗血文常见的梗**，但因为我看《提灯》次数挺多的，**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撞梗，如果你仔细对比，会发现有一些梗展开的节奏和逻辑非常相似。**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光靠打字是没用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简陋的调色盘。**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做这个调色盘，对于接下来的“五颜六色”冲击，先跟大家说着抱歉。并且我对抄袭、融梗还是借梗这些名词的界定标准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我的调色盘仅供参考，大家可以先看看。

先两篇文**总体概况对比**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朝安  | 《提灯看刺刀》淮上 |
| 2020年 | 2010年 |
| 长佩 | 晋江 |
| 连载中5万+ | 已完结30万+ |
| 傅明煊\*方尧权贵\*演员 | 韩越\*楚慈军（）二代\*工程师 |
| 傅老爷子（攻爸）傅明辉（攻大哥）任一川（攻的朋友之一）刘元（攻朋友之二）陈璋（任一川cp，有帮受，受朋友） | 韩爸（攻爸）韩强（攻大哥）裴志（攻朋友之一，有帮受，后期受朋友之一）任家远（攻朋友之二）侯瑜（攻朋友之三） |

**我个人的看法是**

《张狂记忆ABO》**部分情节**以及**情节展开的节奏**与《提灯看刺刀》**非常相似。**

**情节：指事情的表现和经过。**

**节奏：主要是安排情节展开的要素，**来调整观众的情绪和兴奋点（似乎没找到具体定义，大家可以理解为之前小伙伴提出的逻辑链）

**以下我将从这两方面分析对比这两篇文章**

**《张》刚进入连载，由于这两篇文的主角身份有所不同，加上abo世界观上的设定，《张》后续剧情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我只针对已有的几章相似的地方进行分析。**

 **先从情节上**

我先概括一下《张》每一章的主要情节。为了防止有人认为只是一两个小情节有撞到，我会把《张》的**主要情节全部列出，**再与《提》中相似情节比较，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情节撞到的概率。**

　　无相似　　　　　轻度相似　　　　重度相似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完整情节概括** | **《提灯看刺刀》相应情节概括** |
| 第一章：攻受重逢 ，直接干架，关键时刻，孩子出现  | 没什么相似，写挺好，甚至让我决定开始追文。 |
| 第二章：进入回忆，攻看望傅老爷子，关系别扭；初遇受，攻搭讪，虽错过但盯上受 | 第二章：进入回忆；第48章：攻看望攻爸；第45章：攻受初遇，一见钟情 |
| 第三章：攻和朋友聚会，攻寻找受，攻找到受，攻强迫受并发生肢体冲突，受暂时躲开 | 第二章：攻和朋友聚会，攻叫来受，攻强迫受发生肢体冲突 |
| 第四章：紧接上文攻又找到受，再次强迫，发现alpha身份，肢体冲突升级，夹杂非礼情节，强迫受跟他在一起、受不妥协，起火 | 第二章：攻受继续肢体冲突，夹杂非礼情节，受没能躲过第45章：第一次相遇后，攻找上受，强迫受跟他在一起 |
| 第五章：受跑了，攻和朋友聊起受受伤，谈到攻拿枪，打电话受不接，朋友支招，受发烧请假，受上班，攻送花送饭，强迫上车，软硬皆施，被大哥打断。冲突场面被媒体拍到，受回应没有关系，攻看到报导生气 | 第14章：攻和朋友说起把受弄伤1. 七章：攻帮受请假，受发烧，受回去上班

第七章：被攻爸打断 |
| 第六章：攻叫人调查受身世，直接上门堵人，以家庭威胁受跟他，拿枪，受答应 | 第18章：攻叫朋友调查受；第27章：受身世；第45章：攻上受家门堵人，第47章：攻拿枪，威胁受，受答应 |
| 第七章：攻与两个朋友在酒吧聊起受，打电话让受过来，受冷淡拒绝，攻去找受，看见他和女生走在一起，吃醋 | 第二章：攻和朋友聊起受，叫受出来，受出来第12、13章：攻看见受和朋友聊天吃，醋 |
| 第八章：受对攻冷漠，攻质问受，带走受发泄情欲，事后语言冲突 | 第六章：受对攻冷漠，攻从席上把受带走，发泄情欲，语言冲突 |
| 第九章：攻把女生换掉角色，受用水果刀自残，受离开，受回来，攻与他亲热，受去赶通告，攻撤受通告，受继续冷淡，攻酒后多疑回家…… | 第45章：受拿水果刀反抗第19章：攻回来，攻受小别之后亲热，受冷淡第12章：攻酒后回家 |
| 第十章：攻酒后踢门，准备用枪把门轰开。受开门看见枪恐惧，攻安慰受，肢体冲突，受离开家，攻清醒，半夜叫朋友找受，调监控，给受打电话，受放狠话，攻无措。 | 第十二章：攻酒后用枪开门，受害怕，攻受冲突，受离开，攻清醒下来叫朋友找受第十三章：受被找到，不回来， |
| 第十一章：受离开，攻跟朋友发牢骚倾诉，副cp亲密，攻帮陈解围，陈给攻支招；受出去散心回来，攻拿受妹妹威胁 | 第二章：攻叫受出来见朋友，攻当面与受亲密第五章：攻受吵架其他人态度 |



也许有小伙伴看完这个表格，心里会想：**就这？就这？**

这算什么东西？攻受要谈恋爱怎么会没有初遇？攻受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又咋啦？狗血文标配不是吗？其余的最多就是撞梗，有你这么标颜色的吗？



Nssd，以上表格并不能对此事进行定性判断，大部分只能说是相似的梗，而且个人理解不同可能概括情节也不同。**那么，下面将分章节仔细对比一下这些“相似”情节是如何进一步展开的，展开描写的地方是否又会有相似之处？**

在此之前，为了增加大家的阅读快感（因为很长需要耐心），我决定先给大家展示一张比较**有代表性**的调色盘。

温馨提示：同一个颜色基本可以在平行的空间里找到对比说明。接下来，五颜六色警告。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十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等傅明煊带着周身酒气赶到公寓楼下已经是晚上九点。他杀气腾腾地冲上去抓人，钥匙插进去才发现里面反锁了，马上开始疯狂踹门：“方尧、方尧！”“方尧！给老子开门！”但门里没有半点动静。漆黑的防盗门在楼道的昏黄灯光下像道无形的隔阂，沉默又坚决地隔开了门内外的两个人。傅明煊西装敞怀，叉着腰在门口烦躁地转了两圈，紧接着牙根一挫，忽然拔出随身的Glock19手枪，卯足劲对准大门狠狠一踹！傅明煊开保险上膛，咔噔一下听得人心惊肉跳，接着就举枪瞄准门锁一副要直接轰开大门的架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却突然开了！空气瞬间凝结。其实在他喊到第二回的时候方尧就听见了，但当时正在卫生间擦身，所以耽搁到了现在。换好衣服后他连毛巾都没来得及挂好，打开门就见傅明煊满脸凶神恶煞周身酒气熏天，手里还拿着那把他曾见过的手枪，看上去完全是索命的阎王。方尧立刻后撤了一步，皱起眉戒备地看着傅明煊：“你这是要干什么？”傅明煊本来下一秒就要开枪，可一听到方尧的声音、一见到这个人却突然本能地愣住了。随后便怒火刹消，大喜过望地扑上前将人搂紧：“宝贝儿你在家啊……”**那把没来得及收起的手枪还在他手里攥着，食指没离开扳机，冰冷的枪口抵在方尧小腹，稍一用力就能把人打个对穿。**方尧低头一看**脸色顿时遽变，身体剧烈打了个颤**：“你把枪收起来。”傅明煊神志不清地从侧面搂着他，醉得连鞋都不知道换，脑袋埋进他颈里狠狠吸了一口：“你好香……”求生的本能令方尧剧烈挣扎起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眉心紧皱，“放开我！你把枪拿开！”**“别怕宝贝儿……**”傅明煊口齿含糊不清，目光顺着他的脖颈往下移至腰间，见到漆黑的枪口森然朝上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是我的枪……别怕……这是我的枪……”他也许想表达这是他傅明煊的枪，永远不可能向方尧射出一枚子弹。但此时此刻方尧却绝不会信任他，褪尽血色的脸上苍白一片，再开口声音都有些战栗：“你发什么疯？！快点放开我！”“真的……”傅明煊甚至横着枪管在他小腹上拍了两下，食指仍然紧扣，说话断断续续，**“你跟枪都、都是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你香得不得了，好闻得不得了，老子爱死你了……”**说着说着两条铁臂向内收紧，勒得方尧几乎喘不过气。 | 背景：攻醉酒回家，门反锁攻踹门、拿出枪开门，一个开枪了，一个没开枪受早就听见攻表情描写、（气势+拿枪+表情）受看见枪的反应攻听到受声音，愣住**攻反应过来形势危险（枪在他手上对着受）****受脸色变化，打颤****要求放开****攻安抚受** | 这是韩越成年后第一个不在部队里度过的生日，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闻风而动，提前一个星期起就开始送礼请客，各式各样的应酬天天排到深夜。韩越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满身酒气，楚慈为了防备他发酒疯，每晚睡觉前都反锁卧室的门，还在门后抵了两把椅子。 谁知道韩越发起酒疯来就是个活阎王，头几天还能勉强忍一忍，到书房去将就睡一晚；到后来他晚上一回家就跑到楚慈的卧室外踹门，踹得门板都裂了条大缝。最后有一天他实在喝多了，踹了几下门还不开，一时兴起竟然摸出06式，对着门锁就是一枪！  楚慈在他踹门的时候就惊醒了，韩越在外边开枪的时候他惊得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就只见韩越杀气腾腾踹门而入，手里还拿着把开了栓的06式微声手枪，满身都是浓重的酒气，眼睛都烧红了，看上去极为可怕。 楚慈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往外跑，还没跑两步就被韩越一把拦腰抱住，扛起来往床上一扔。 那枪口就杵在几厘米远的地方，而且还开了保险栓！楚慈脸色都变了，手脚不受控制的发抖，颤声问：“韩越，你这是打算杀我吗？” 韩越本来被怒火和欲\_火烧得神志不清，听楚慈叫自己的名字，倒是愣了一下。  **他食指还套在扳机上，枪口几乎抵着楚慈的脸，稍微手滑一下就会立刻走火，楚慈半个头都能被他轰下来。**他这么一愣就是好几秒的时间，**楚慈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连牙关都开始打颤：**“你……你放开我！” 韩越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自己的手，然后看到手上捏着的枪，被酒精烧坏的大脑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忙把枪远远一扔。 **“别……别怕，我不杀你。**”韩越大着舌头安慰了一句，伸手去摸楚慈的脸，“我喜欢你。”  楚慈全身上下都在发抖，几乎连牙齿都发出细微的打战声。韩越把他压在床上，紧贴着他的身体，能清楚感觉到他恐惧的颤抖，身体僵硬得就像一块石头。 “谁、谁叫你他娘的锁门，操了，老子三更半夜回家你还不让我上床睡，我能不火吗？”韩越酒精一阵阵冲到脑子里，说话也含含糊糊磕磕巴巴的，又低头来亲楚慈的嘴角：“**好了行了，下次晚上不、不准锁门！……我操，老子可想你了……”** 《提灯》十二章 |
| “滚开！”傅明煊在方尧一声爆发般的尖吼里连滚带爬地让开，接着就见方尧穿好衣服迅速下床收拾东西，一秒钟都没犹豫。等他回过神来房间里已经只剩他一个人。巨大的关门声中傅明煊酒醒了大半，懵了好几分钟后去了趟卫生间。洗手池被他蓄满凉水，然后一头扎进去，憋气憋到满脸通红才猛的将头抬起。对着镜子他看见自己脸上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回想起刚才方尧吓得苍白又挂了泪的脸，理智终于战胜酒精重新占领大脑。 | 受反抗攻，出门（并且都还记得收拾东西）攻愣住、洗脸、酒醒、冷静下来 |  楚慈突然用尽全力把韩越一推，紧接着挥手一个耳光重重打在韩越脸上，“啪”的一声无比响亮！ 韩越被打得脸一偏，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 楚慈猛的翻身下床，双手颤抖着收拾起钥匙钱包等，匆匆把外套一披就夺门而出。 韩越毕竟喝多了又被打懵了，一时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等他火冒三丈的跳起来抓人的时候，才发现外边大门大开着，楚慈已经离开家了。 韩越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足足愣了几分钟，才唤醒了仅存的微许理智。他强打精神去浴室洗了把脸，感觉头脑清醒了一点，**就坐下来想楚慈会上哪儿去。** 《提灯》十二章 |
| **但不管怎么悔，当务之急还是确定方尧现在在什么地方。**方尧一气之下连衣服都没换就跑掉了，但似乎带了证件跟手机。他能去哪儿？找朋友？不太可能。上一次为了他躲到朋友家的事两个人大吵一架，傅明煊扬言要找人拆了对方的家，以方尧的性格一定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找麻烦。住宾馆？好歹也是个有知名度的演员，三更半夜衣衫不整地跑出去住酒店，万一遇上个嘴不严的绯闻还不得传得天上有地下无？挨了打的那半张脸还疼得发烫，傅明煊掬了捧水把嘴角渗的血擦洗干净，然后才慢慢冷静下来迅速打电话联系。“喂，是我。起来起来别睡了，帮我查查全市三星以上的酒店有没有方尧的入住记录，今晚，对，对！你他妈要老子说几遍？！”“一川你在哪儿呢？跟我去趟派出所调一下监控，老子找人。”“还能有谁，方尧。” | **攻想受去哪**第一个否掉受去朋友那担心受洗脸、攻联系朋友去找受 | 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韩越看了下表，已经两点多了，这个时候他能上哪儿去？ 脸上被打的地方还火辣辣的痛，想必楚慈那一耳光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韩越摸摸脸，心里的怒火渐渐消了下去，有点后怕又有点着急。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消失个把两个人实在太过寻常，这三更半夜的他跑出去，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操，早知道就随便找个地方窝一晚上得了！也怪裴志那小子，逮着老子就猛灌…… 韩越又用冷水拍了拍脸，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摸出手机来开始打电话。他爹他妈他大哥都是不靠谱的，韩越在电话簿里逡巡了一圈，然后挑出几个在公安系统里人脉广、吃得开的狐朋狗友一一打过去。《提灯》十二章 |
| 他突然就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不知道该怎样挽回败局。**这种感觉太陌生了，在他呼风唤雨二十多年的人生里几乎从未出现过，**此刻骤然发生，心脏都有些不适应，微微震颤发麻。半晌后凉透的血液又徒然间滚烫起来，担心方尧就此远走高飞又担心他不肯原谅自己，**恨不得冲过去死死抱着人哪儿也不让去，又恨不得把人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这样才踏实。**天人交战的时刻他就这么站在一堆打呵欠的警察旁边，听着电话里极淡的呼吸声，直到任一川提醒似的拍了他肩一下才蓦地回神，想起来问一句：“你……你想去哪儿散心？”“跟你没关系。”方尧的声音冷得彻骨。 | 此段是攻的心情描写关键词：手足无措、**没有出现过**、害怕失去受、想吃了受 | 这种反抗和拒绝的态度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心理危机，他害怕失去爱人，害怕被抛弃。他上次生日时打人的事情明显表现出了**他无法控制的心理恐惧。可能他从生下来到现在就没有体验过这种危机感，**结果一下子就把他情绪冲动、无法自控、暴躁易怒的人格障碍给激发出来了。”《提灯》第23章韩越不禁稍微愣了一下，紧接着全身的血都涌到脑袋里去了，烧得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亢奋无比，**让他恨不得在这一刻紧紧抱住楚慈，把他勒断在自己怀里，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提灯》第九章 |

谢谢各位小伙伴们看到了这里，相信大家心里应该有了一点模糊的判断……

这一章节如果概括情节也许就是：攻拿枪开门、攻受冲突、受离开、攻找受、攻后悔。似乎除了拿枪开门外，其余的都比较常见。

但是这些**情节的展开安排怎么可以做到这么一致，甚至左右两篇文的思路都快一一对应？**而且《张》作者有说在这之前没看过《提》……

真的只是**巧合吗？**我个人真的**很难相信。**

所以，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对比分析吧。

**黄色轻度相似，大部分是节奏标黄蓝色轻度相似，大部分是节奏标蓝绿色重度相似，大部分是相同情节紫色重度相似，大部分是相同字眼**

**另：颜色密集之处是为了区分相似语句。**

**有 一般是分析情节展开，没有箭头一般是分析语句。**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一、二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平常大明星会戴的项链耳钉他一样也没有戴，浑身上下素净得很，连手表都没有一块。行到半途他还把领扣解开松了松，**露出一小截突出的锁骨和凹陷的颈窝。（第一章）** | **对受的描写雷同** | 侯瑜这样坐着看他的时候，可以看见他衬衣的领子从白大褂上翻出来，**露出半截突出的锁骨，以及一小块深陷下去的颈窝。**《提》第二章 |
| 在心里暗骂傅明辉是个亲情观念淡薄的资本家之后，他目光懒洋洋地向外扫，越过石子小径，忽然捕捉到花园里的一个人影，顿时就停驻不动。澄黄的斜晖下，有个男人站在一丛白琉珠一样的凤尾花旁边，脖子上挂的听诊器反着光，正好映到傅明煊眼里。他身上的白大褂敞着，露出里面一件翻领浅灰蓝衬衫，一条深色西裤，整个人俊逸挺拔气质不凡，同时还很淡雅从容，跟旁边的凤尾相得益彰。只见他在花园里淡定地走了几步，拿出手机对着深绿草丛中的白穗子拍了一张，脸上有一层朦朦胧胧的温和笑意。后来又走到长椅处坐下，姿态虽然放松但背部却不松垮，双手抱臂阖眼休息，安静中流转着淡淡的书卷气。傅明煊就像被一道电流击中，一瞬间心脏都微微发麻，刚才还全是烦躁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所有注意力就这么被这副画面给吸了进去。看了半晌后他觉得不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中意，单方面断定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也一定很好听。 | **都是初遇**一段攻视角对受的外貌描写后攻的心理活动（情节相似）电流、发麻 |  楚慈摆摆手，用餐巾纸随便把血一擦，说：“我没事。”又转向韩越他们，厉声道：“大白天的干什么呢你们！” 他声音非常有磁性，虽然语气十分恼火，听上去却让人很舒服。韩越看着他的脸，心里不知怎么就打了个突，仿佛有种愉悦的电流从脊椎上蹿起来，那感觉有点麻痒，又有点刺激……他偏过头去看楚慈。楚慈笑起来的模样非常好看，眼睛微微的弯起来，并不露出牙齿，嘴唇现出一个漂亮的弧度。如果是其他人见面第一次就跟韩越说你是不是特别二所以他们才管你叫韩二，那么韩越肯定让这人一辈子都不敢再出现在自己面前。但是楚慈这样微笑着跟他调侃，他只觉得心里有种发热般的，电流般的刺激。 他甚至想逗楚慈多说两句，哪怕拿他自己打趣调侃都不要紧。《提》第45章 |
| 可等了片刻，那人非但没有离开反而一直站在旁边不动。方尧以己度人地想了想，也许是病人家属来花园休息的，疑心自己占的位置太宽，便问：“你要坐吗？”说完，往旁边又挪了挪，长椅空出一大半。那男人说了句“谢了”，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他身边。方尧鼻子灵，立刻闻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更觉得自己猜得没错。手机上显示现在是四点半，离下场戏还有两个半小时，足够方尧放空许久再找点东西吃。正思索着晚饭吃什么，旁边的男人开口跟他搭话，似乎是坐得无聊临时起意，声音低沉有磁性：“请问你知不知道这医院几点关门？”这句话乍一听彬彬有礼，但如果细细琢磨会发现很奇怪。明明拿手机一查或者随便走到哪个窗口就能问到的事，为什么会突兀地向一个陌生人提问，难不成就因为他看着像医生？不过方尧向来对谁都礼貌温和，对一个表现得客客气气的陌生人自然更是如此。…… “那真是挺辛苦的。”男人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脸上始终挂着笑，“不过我看你保养得不错，完全看不出是常熬夜的人，是不是你们医生有什么秘方啊？”“没有什么秘方。”方尧摇了摇头，对他报以含蓄一笑。看着他的笑容，男人愣了一下，目光毫不掩饰地钉在他脸上，英俊的五官组合成一种奇异的、危险的表情，像是极度想把什么东西占为已有。半晌后才像是回过了神，手插到口袋里摸出一包特供的黄金叶：“要不要来一根？” | 攻受第一次对话攻一改平时的嚣张跋扈对受装大尾巴狼开始搭讪受虽心有疑问，但因着本性中套（情节不一样，但节奏相似） |  “哎呀，这个手是怎么回事？是被碎片扎到了吗？都怪我都怪我……”楚慈还没走上前，半道上就被韩越截住了，不由分说把楚慈的手臂强行拉起来看伤口：“真是的！我手一滑，不小心就把碗甩出去了！” “……”楚慈当时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不由自主打量了一下韩越的脸，发现这人竟然煞有介事，完全不脸红！ “这么深的伤不看医生不行，你看现在还在流血，万一感染可就麻烦了。这样吧，正好我车就停在门口，我送你上医院看看？” “……”这下不仅楚慈觉得自己听错了，连韩越那帮朋友都觉得自己耳朵出了毛病！有个哥们小声问：“韩二，今天这还砸不砸了？” “砸什么，不就个螃蟹吗！你们看着办！”韩越不耐烦的把手一挥，又一眼瞥见那个漂亮的女助手，眼珠一转问楚慈：“——跟女朋友出来吃饭？” 楚慈当时毕竟年轻，被人一套话，就下意识的摇摇头。 韩越笑起来，猛的拍拍裴志的肩：“哥们儿，那姑娘拜托你了，好好把人家送回去压压惊！我送这位小哥去医院先！” 裴志一愣：“韩二，你今天被雷锋叔叔上身了？”楚慈也一愣，本来满腔恼火都被韩越的殷勤道歉给浇熄了，下意识的摆手：“不用了，这点小伤随便擦擦……”楚慈来不及拒绝，就被韩越半扶半拖着弄出了餐厅。《提》第45章 |
|  “这样啊，”男人马上将烟收了起来，“其实我也是学着抽，主要是给别人敬。”“嗯，理解。”“对了，您怎么称呼？”“免贵姓方，天圆地方的方，单名一个尧字。”“遥远的遥？”“不，是饶恕的饶，去掉偏旁。”男人把他的手拉过来，在他掌心一笔一划地写：“是不是这个尧？抱歉我语文不太好。”陌生人的突然触碰让方尧有些抵触，不过看对方表情坦然正派不像有什么坏心，便忍着痒，耐心等他写完才将手收回：“就是这个。”“原来是这个字。”带着热度的目光从他的手心慢慢移回他的脸，礼貌赔罪，“光顾着问你了，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傅明煊。”“宣纸的宣？”男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煊赫的煊。”**傅明煊迎着他的目光摊开手：“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方尧觉得自己有些失礼，便收回目光摇了摇头：“没什么……”**傅明煊笑了笑：“**介不介意我留你一个手机号？**”再怎样没有知名度，隐私方面方尧还是相当注意，电话号码当然不可能随便给。**他笑而不答。**傅明煊的周身气场顿了三秒，给人一种肌肉绷紧的错觉，随后才很有风度地恢复刚才的模样：“有警惕性是应该的。”话说到这儿，方尧也不大好意思继续待下去，起身道：“那我先走一步了，你慢慢坐。”傅明煊跟着他站起来，似乎还想再跟他走到下一个地方，刚要开口说什么却被人打断。 | 接着第一次见面问姓名方式很相似回复姓名的方式不同：《张》攻自动告知《提》受主动提问**看的主客体相反，但描写很相似**第一次见面收尾的点相似《张》攻问**号码**被委婉拒绝《提》攻想上门被委婉拒绝，也问了**号码**被委婉拒绝 | 楚慈属于那种脸相、五官、皮肤都十分精致耐看的类型，**韩越一边开车，一边忍不住侧过头去看他。看了好几眼之后楚慈忍不住了，微笑着摸摸自己的脸：“我脸上也扎了碎片不成？”** **“没有没有。”**韩越一笑，寒暄着问：“我听你说话口音，不像是北京人？” “我外地的。” “哦，……您贵姓？” “免贵姓楚，楚慈。” 韩越把着方向盘，笑看楚慈一眼：“楚辞的辞？还是青瓷的瓷？” “仁慈的慈。——您贵姓？” “哦，我叫韩越，他们都叫我韩二。”…… 韩越正准备踩油门，闻言深深看了楚慈一眼，摸出手机问：“**留个号码？”** 楚慈望着车前窗，**只微微一笑，并不答言。** 韩越再不讲究人情世故，也知道这是默然推拒的意思了。楚慈家很快到了。 那是一栋地段不错的公寓大楼，虽然外观看上去灰蒙蒙的，但是小区环境还不错。 把车停在楼下，楚慈还没来得及推开车门，韩越抢先气定神闲的问：“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 “……”楚慈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这应该是电视剧里发生在男女主角之间的台词吧，可惜这里没有女主角，我家又刚刚搬来，到处都乱糟糟的，实在不大方便。” “哦。……新买的房子？跟家里人一道住？” “没有，”楚慈说，“租的。” 韩越并不勉强他，隔着车窗笑着挥挥手：“那就算了。今天的事情实在对不住，你上去好好休息吧。” 《提》第45章  |
| 望着方尧的清瘦背影一步步越走越远，傅明煊脸上戴累了的温和面具慢慢卸下，换上一副深不可测的危险表情，一直盯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门诊楼为止。 | 第一次见面结束之后，对攻表情进行的描写相似。 | 韩越一直盯着他的身影，直到完全看不见了，他目光里的笑意才一点点缓缓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让人脊椎发冷的欲望。楚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在他脑海中一遍遍回放，随之而来愉悦而微小的电流，在全身上下的皮肤中乱窜。 《提》第45章 |

**这段情节对比都是出自同一个章节（ 《提》第45章），可以说他们初遇的情节逻辑发展非常相似**

第三章提醒

**小伙本们可以只浏览有颜色的部分，因为我要对节奏进行分析，相当于扒细纲。为了不能显得断章取义，所以会列出大片原文。**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三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几天后，某私人会所的K歌房里，几位二世祖坐沙发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联络感情，歌没唱几首，酒倒是喝了不少。老刘家的独苗、傅明煊从小到大的跟屁虫刘元打着酒嗝将背重重往后一靠，一副没正形的模样。“明煊，我说你今天干嘛非得到这儿来吃饭啊，没劲透了这地方。听说MUSE又新上了一批漂亮的小Omega，一个赛一个的水灵，要不咱去那儿吧！”“除了搞Omega你还知道点儿什么？”傅明煊磕了磕烟灰，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子恣意与期待，似乎心情大好，“多的是比MUSE好的地方，别整天净想着酒吧。”“哟！”左右两位太子党互看一眼，“傅二公子转性啦？要论存在MUSE的酒，就数你最多吧，哈哈哈……”出去撒尿的任一川刚回来，开口调侃生意伙伴兼铁哥们儿：“行了行了，给我们傅少留点儿面子，今天选这地方自然有选这儿的缘由。”“什么缘由？”他看了眼表：“隔壁有个剧组聚会，其中就有……”说完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周围众人立刻来了兴趣，拱着他继续讲：“有谁？难不成是我们傅少的小情儿？”刘元顶着张醉脸煽乎：“明显不是小情儿嘛，要真成小情儿了，明煊还费这力气干嘛，直接把人往床上一弄了事！”“怎么被你一说跟绑架似的，咱傅少是多懂文明讲礼貌一人，能干出这种拐带良家妇女的事？”“操，”刘元眯眼瞅着旁边意味深长地道，“就他那些手段，什么事干不出来。”……任一川笑了一下，慢悠悠接过话：“我要不为了帮忙我组这局干什么？”傅明煊漫不经心地翘着二郎腿抽烟，侧对着门口眼都不抬。但其他人立刻会意，纷纷闭嘴坐了回去，无报酬出演岁月静好老友相聚。 | 对场地进行一番描写、类似场所转场落到攻朋友一上新来了一批男孩解释出现在这里的原因，都是攻朋友给他组局。组局的原因不同。 | PUB闪烁的炫光下弥漫着浓重的烟酒味，在酒精和大麻的刺激下，人群的情绪被轮番掀起高|潮。俊男靓女在劲爆的音乐中起劲的蹦，肢体和肢体交错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充满了迷醉，一副极乐地狱般的景象。 侯瑜满头大汗的从人群中挤回来，一屁股坐到椅子里：“爽！实在是爽！” “这么大人了还喜欢跳舞蹦迪，瞧你那一副深受资产阶级污染的样儿，”韩越漫不经心的弹了弹烟灰，“侯军长看见不剥了你的皮才怪。” 侯瑜满不在乎的挥挥手：“老头子思想早僵化了！这年头什么最值钱呀？” 边上一群太子党全都哄笑起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呗！哈哈哈……” “错！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最值钱。”侯瑜摆摆手，故作神秘状：“韩二少在部队呆久了，估计不知道这个PUB新进一批水嫩的小孩儿，一水儿的高中生，啧啧……” “高中生？”边上有人笑起来：“这年头不时兴大学生了？” “裴志你老土了吧，这年头玩儿什么不趁新鲜呐！”侯瑜转头招招手，大堂经理立刻陪着笑走过来：“侯少有什么吩咐？” “你们那新来的几根嫩葱儿，捡几根好的上来伺候我们韩二少。”侯瑜向韩越那边挤挤眼睛，一脸怪像：“咱们韩二少背景可大着呢，我先跟你说好了，别找些下三滥的来糊弄他！否则小心这位爷把你们店拆了！” （第二章） |
| 顺着他的目光，饭桌边包括任一川在内的好几个人也同时打量过去，发现他看的是个年轻男人。那人站在门边，漂亮的脸上不带一点妆，上身绸府蓝衬衣，下 身深黑色西裤，打扮得既淡泊又随性，跟旁边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大相径庭。可仅仅是这样站在那儿，那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和扎在衬衣里的薄瘦细腰就十分惹眼，再配上他恰到好处的五官跟疏离沉稳的气质，整个人既勾人又端肃，叫人明知他不好接近却又忍不住接近。刘元喉头一滑，心想，真他妈是个极品。 | 受出现，大家顺着攻看过去，接着外貌描写直接描写：衬衣、西裤、大长腿**侧面烘托：左边大相径庭，右边格格不入**五官气质：沉稳、端肃攻朋友对受的想法相似 |  从他站到迪厅门口的刹那间开始起，韩越的眼睛就定在了他身上，顺着韩越的目光，好几个人也同时往门口望过去。 那年轻人不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和众人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大概是真的才下班，化验室白大褂都没脱，但是也没系扣子。里边穿着一件淡蓝色细纹衬衣，一条铁灰色西装长裤，衬得他十分清瘦挺拔。这样稳步走过来的姿势，竟然让人觉得他腿格外挺直修长。侯瑜一直盯着他，直到他走到韩越面前，他才注意到这人的脸也很漂亮。五官轮廓极其俊秀端正，没有半点风尘场所里那些男女的媚气，倒是给人一种非常冷肃、沉稳、秀丽而端庄的感觉。……侯瑜心说裴志真他娘的说对了，真是制服诱惑。这么冷淡的一个人，穿着个白大褂，明明这样斯文禁欲，却让人下腹腾起一股火苗，直往心口里烧！《提灯》第二章 |
| 酒精上头的刘元摇摇晃晃走过来：“谁呀，你傅少还有被人忘了的一天？快指给我认识认识。”主演配角们也都纷纷跟上，一个个过来敬酒，只有方尧没动。傅明煊慢慢坐了回去，右臂搭在沙发靠背上，懒洋洋地挑起眼角，目光穿过眼前这拨人看向后面的方尧，谁的酒都没接。演员们就这么被他晾着，手不敢收脚不敢抬，无一人开口说话，气氛一时尴尬到了极点。孟贤后退两步，站在方尧旁边低声劝：“方尧，给我个面子。”方尧静了片刻，接过杯子走到傅明煊面前平淡地道：“傅总，我敬您。”他眼神清亮，可惜表情缺乏温度，一看就知道心不甘情不愿。傅明煊似笑非笑，仍不肯站起来：“不用这么见外，叫我明煊就行。”方尧仰头送酒入喉：“傅总随意。”就这样给了他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碰。傅明煊脸上仍是笑着，说出来的话却让人笑不出来：“听不懂我的话？”余下几位二世祖都了解他的脾气，一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事情要糟，不知今天又要闹成怎样才能收场。任一川开口替剧组解围：“找地方坐吧，别都傻站着。”众人立即四散，扎堆坐到房间另一头，落单的方尧刚一迈步却被一只脚拦了下来。傅明煊皮鞋尖抵着他的小腿：“这样就想走，你当我傅明煊是吃素的？”说完猛的往前一探，将人拉到自己大腿上坐着。方尧立即挣扎了几下谁知竟挣脱不开：“你放开我。”“叫声明煊我就放了你。”……（省略了两段环境）方尧被傅明煊周身浓浓的烟味和酒气熏得皱起眉，身体在两条铁臂中剧烈挣扎，低声道：“麻烦你放尊重点。”傅明煊朗声一笑：“我让你坐我腿上还不够尊重？”说完就把酒杯端到两人中间，直勾勾盯着他好看的眼睛：“再敬我一杯。”方尧反感地别过头，下一刻就被一只手捏着下巴正了回来：“不肯？”他沉默地将头再度转开。咣当——傅明煊把酒一饮而尽后将杯子重重一摔，嘴对嘴严丝合缝地给方尧灌了进去！方尧登时开始在他怀里奋力挣扎，但力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头又被死死固定着动弹不得，混乱中后腰被黑色大理石台面的锐利尖角一戳，疼得在喉间闷哼一声，脸色霎时苍白。一口酒强行灌完了傅明煊还不尽兴，碾着他的唇轻薄许久才把人放开，一松手方尧就立刻呛咳起来，“咳咳、咳咳咳——！”压抑而急促的咳嗽声在包厢里显得极其刺耳，本来平整熨贴的上衣在挣扎间揉得皱乱不堪，肩膀一侧扯得垮下来露出大半凹陷的肩窝和精致的锁骨，眼睫上狼狈地挂了水，嘴唇上也还残存着盈亮的水渍，分不清是唾液还是酒。 | 下面这段比较长，写的剧情不同，但是节奏相似受不喝酒旁人僵住、气氛尴尬有人出来打圆场，未果从攻朋友的角度写攻脾气的可怕攻受发生冲突（很多细节相似）顺序：受皱眉、低声 捏下巴、嘴对嘴灌酒、剧烈挣扎、反抗不过、亲吻许久、对亲完后的受进行了很详细的描写（呛住、衣衫不整、锁骨、表情） | “叫你半个小时到，你非拖个五十分钟，磨蹭一会儿就让你感觉爽了？”韩越哼笑一声，伸手把楚慈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又倒了杯酒：“今儿人齐，你跟他们喝杯酒，打声招呼去。”楚慈推开酒杯，不咸不淡的道：“我不会喝。” 他这么一说，边上几个跃跃欲试的太子党们都有点尴尬的站在了那里。 裴志赶紧打圆场：“韩越，楚工不会喝就算了，待会儿你要是喝醉了还不得他开车送你回去？你让他沾个唇不就完了。” 韩越笑起来，拍拍楚慈的脸：“听见了没？有人为你求情呢。” 楚慈一言不发。  裴志讪讪笑了一下，佯作不知的转过头去。韩越以前没进部队的时候性格就急躁易怒，后来又加了点兵痞脾气，一般人都惹不起他。他以前有几个床伴儿，虽然也都穿金戴银好吃好喝，但是后来都难以忍受韩二少的霸王脾气，一个个哭着叫着躲走了。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楚慈一个，因为楚慈走不了，他从一开始就是被强逼着留下来的。 裴志刚才那几句话，可能现在没什么，到晚上回去后就是韩越找楚慈麻烦的借口。 虽然楚慈从没给过韩越什么好脸色，但是韩越看他看得很紧，平时表面上不大显出来，内心里却很容易吃醋上火。  “大老远跑来连杯酒都不沾，你给谁脸色看呢？……还说不会喝，你骗三岁小孩呢吧。”韩越笑着扳过楚慈的下巴，用力非常大，指甲都变了色，“话又说回来，你既然坐在这里，就当给我个面子，不会喝也得给我喝下去！” 楚慈皱起眉，低声说了一句：“别在人前发疯。”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 韩越按着他吻了一会儿，直到楚慈喘不过气的时候才放开他，直起身来微微的冷笑着。楚慈急促的吸了两口空气，酒液呛得他猛的咳嗽起来，脸色狼狈不堪，领口被揉掉了一个扣子，隐约能看见锁骨以下一小块胸口。他头发被揉乱了，不知道是因为酒液辛辣还是喘不过气，他眼底有些红红的水光氤氲，让韩越想起他在床上一声声哀求和呻吟的模样。《提灯》第二章  |
| 哗啦一声桌面的酒瓶顷刻间被扫下桌去，叮叮咣咣摔到地板上满地尽是玻璃碎片。方尧右脸朝下贴着桌面，两臂向后高高抬起。傅明煊像抓逃犯一样死死钳着他的胳膊、按着他的后背，接着抬起一脚狠踹他的膝弯：**“敬酒不吃吃罚酒！”**任一川跟刘元见势不妙忙上前拦着：“明煊、明煊！消停点儿。”，“你再使点劲他胳膊都要被你拽脱臼了！”，“把人放了好好说，方尧也是一时激动没控制住！”傅明煊五官凑近，声音压得很低：“识相的就乖乖听话，别他妈在这儿找抽。”方尧嘴唇被疼痛逼得微微发着抖，从额头到露出的前胸尽是一片绯红，胳膊也被拧得发颤，侧眼瞪着他一言不发。 | 暴力冲突朋友劝阻语言威胁 | “回家。” “你现在敢走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楚慈猛的挣脱韩越，大步往门外走。韩越一下子火了，直接一脚把他踹倒，拽着胳膊就往迪厅的楼梯方向拖。 这个迪厅楼层用了绝对隔音的装置，楼上就是包厢，关起门来什么事都可以做。楚慈直觉不好，一声不吭的剧烈挣扎着，却怎么都挡不住暴怒中的韩越把他一个劲往楼上拖。 裴志和侯瑜几个一看势头不对，慌忙上去拉的拉劝的劝：“韩二你冷静点！”“快把人放开！别拽了！”“冷静点冷静点，有话好好说！” 《提灯》第四章 “会来。”韩越惬意的吐出一口烟雾，继而弹了下烟灰，“**——他怕吃罚酒。”**　　《提灯》第二章 |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四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傅明煊将人拉近，目光不自觉落在他的上半身。尽管光线昏暗，但仍能看见来不及扣上的衬衫里那一大截紧致纤细的小腹，还有两侧向内凹陷的腰窝。方尧的身材很好，肌肉薄而紧致，弧度分明的腰线束在深色腰带里，只露出极有弹性的一段来引人一探究竟。他的呼吸骤然加重。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对自己胃口的型，身上的每一处都是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如果眼神有热度，恐怕此刻这副腰已经被傅明煊烧出好几个窟窿。刚才在包间里方尧坐他腿上，细腰臀肉都被他的手跟腿好好感受了一番，早就来了兴致，这会儿更是浑身血液齐齐往下腹涌去。 | 此段描写基本一致，像换了个说法写同一个东西 |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提灯》第二章 |
| **从见到方尧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把这个人弄上手，**后来在花园聊了几句，越聊越喜欢越聊越心痒，方尧的模样身段声音处处让他中意。他不管什么Alpha什么Omega，床上床下都一样，反正都得顺他的意。 | **第一眼看到受想要弄到手** | 韩越对射在他身体里有种极度的执着，怎么求都没用，他就是认准了要这么干。**就像他当初第一眼看到楚慈，聊了十分钟就觉得有必要把这人搞到手，**决心坚定得别人怎么劝阻都没用。《提灯》第三章 |
| 他不由得脸色铁青：“傅明煊你放开我！”**从这张好看的嘴里冒出自己的名字，**傅明煊不仅不觉得冒犯，反而像吃了**春药**一样瞬间兴奋起来，从尾椎到脑髓都生出一股久违的过电感，下面几乎是立即就勃起了。“再叫我一声。”方尧立即咬紧牙关，竭力不发出一丁点声音。傅明煊一边揉弄一边欣赏他屈辱的表情，看着他双眼因为羞耻而氤氲出一层红红的水汽，心底最深处的兽 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比上了十个八个Omega还觉得高兴，恨不得下一秒就把人就地正法！“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他凑在方尧耳边笑了笑，“要是早遇见你，你早就是我的了。”他现在真庆幸那天大哥让他陪老爷子去医院，要不是这样他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方尧，不会遇见这个让他灵魂战栗的人。配合着手上的动作，他已经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胯下的这根东西搅到眼前这具身体里，被滚烫炙热的内壁死死咬着，紧紧吸着，那滋味一定美妙无穷。想到这里他左手又不自觉重了些。浑身上下最脆弱的地方被人握在手里把玩，方尧急促呼吸，上衣被揉得凌乱不堪，齿间断断续续溢出极压抑的呻吟，那处也被迫变硬，半晌后颤声道：“你、你停一停！” | 第一次见面后，攻对受强制爱亲热的写法相不相似见仁见智吧攻庆幸遇见受 |  **当韩越的名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仿佛有种奇异的效果，就好像最猛烈的**催\_情药**一般，带着无与伦比的甜美的滋味。韩越不禁稍微愣了一下，紧接着全身的血都涌到脑袋里去了，烧得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亢奋无比，让他恨不得在这一刻紧紧抱住楚慈，把他勒断在自己怀里，一口一口的吃下去。 《提灯》第九章 唾液浸湿了粗糙的手指，有些来不及咽下去的就顺着手背流淌下来，极其淫\_靡。楚慈皱起眉，垂着长长的眼睫，表情说不清是痛苦还是屈辱。韩越不想看到他这样的神情，于是扳过他的脸非常粗鲁又用力的亲吻，又顺手挤了一些面乳当做润滑剂，用手指急匆匆插了几下。《提灯》第九章韩越把楚慈扛到肩上，一脚踢开卧室的门，把他摔到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随即整个人覆了上去。 他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如果那天没有去那家餐厅吃饭的话，如果上来的螃蟹不是小了很多的话，如果没有抓住机会果断上门来堵人的话……也许他会和自己怀里的这个人在人海中擦肩而过，至少他不能这么快的把人弄到手。 韩越真觉得得意极了。那如愿以偿的狂喜在他心里燃烧着，烧得他焦渴难耐。忍耐了这么多天的成果是如此甜美，以至于下\_身欲望很快膨胀得发痛，让他眼底很快弥漫起骇人的血丝。 《提灯》第47章楚慈紧紧咬着牙关，手指甲深深刺进掌心里去，半晌才带着哭腔叫了一声：“……韩越你停一下！停一下！……” 《提灯》第九章 |
| “宝贝儿你乖乖听话，以后要什么有什么，我会对你很好的。”傅明煊拿拇指指腹揉蹭他的脸，**“别他妈跟我犟了行不行？”** | **攻语言威胁受** |  “我耐心非常有限的，宝贝儿，你看你这么细皮嫩肉，肯定也吃不了什么苦头**，还是别惹急了我比较好。”**韩越顿了顿，看看楚慈的脸色，又低声笑了起来：“——开玩笑开玩笑，我逗你玩的。操，我怎么忍心让你吃苦头呢？我这么喜欢你。”《提灯》第47章 |
| 半晌没动，抖着阴茎射得尽兴了才又满足地喟叹一声，俯身想去拿掉方尧嘴里那条已经半湿的领带。谁知低头一瞧，身下的人竟然**满脸都是泪水淌过的痕迹，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沾得眼睫跟半张脸全湿，又顺着颧骨流到鬓发里。**他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勾住，刺刺的疼了一下，贴着唇问：“怎么了，弄疼你了？”说完就把人抱在了怀里。方尧像个木偶似的任他抱着，两条腿仍然向两边打开，腿根止不住的发着抖，似乎是被操得狠了一时半会儿合不拢。傅明煊此刻是真心疼了，搂着他的肩腰轻拍**低哄：**“哭什么，刚才不是还牛得很，要跟我决一死战吗？弄了你几下就哭上了？”以前跟那些Omega在一起时一来他们身体结构跟方尧不一样，二来他们忌惮傅明煊的脾气，在床上叫得像打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之让傅明煊觉得他们爽得很，因此也没有特别去照顾过床伴的情绪。但对待方尧他是多一份谨慎的。因为他真心喜欢方尧，看见方尧的第一眼就丢了魂，**喜欢得恨不得把这个人关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喜欢得恨不得把人吃下去。**刚才方尧的嘴被堵着全程没发出声音，此时松了绑，但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像刚从寒潭水里打捞出来一样又湿又冷。他在傅明煊的怀里轻轻发着抖，牙关打颤，昏沉的眼神看着眼前惨白的墙面，看了一会儿后慢慢闭上了眼睛，眼角的泪滑到了肩窝里。但方尧仍然闭着眼睛，像是受重伤后身心俱疲的小动物，关闭了自己跟外界的感知途径。**傅明煊还处在射精后的爽快中，暂时收敛了暴戾的本性，拉开一段距离后亲他的眼睛，低声道：“方尧，你跟了我吧，嗯？我保证以后不让你受一点儿委屈，我傅明煊保证。** | **受哭的样子描写**攻抱受攻哄受受像小动物、像木偶（以上节奏相似）**攻恨不得吃了受、把受关起来****亲热完攻要受答应和他在一起** |  楚慈一直咬着牙，无法控制的哆嗦着，竭力忍耐着不发出半点声音来。直到进入的时候韩越去吻他的脸，**才发现他满脸都被眼泪打湿了，泪水还顺着脸颊不断流到漂亮的颈窝里。** 韩越用嘴唇磨蹭他的脸，含混不清的叹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他把楚慈的上半身抱起来，紧紧圈在自己怀里，仿佛在用这种方法竭力的去**哄他。** 然而楚慈仍然在颤抖着，只要韩越一开始抽动，他就止不住的蜷缩起来，就像受到了无情伤害却虚弱无力的小动物一般。韩越只能把他抱在怀里，一边低声叫楚慈的名字，一边用布满枪茧的指腹抹去他眼角的泪水。…… ——我一看到他，就喜欢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提灯》第47章　　身体上的疼痛和不适到最后都麻木了，最开始韩越射在他体内的时候他还难以忍受，到后来却完全没有感觉了，身体就好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弄，没有知觉，也没有思维。《提灯》第３３章韩越不禁稍微愣了一下，紧接着全身的血都涌到脑袋里去了，烧得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亢奋无比，**让他恨不得在这一刻紧紧抱住楚慈，把他勒断在自己怀里，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提灯》第九章　　韩越拧起浓重的眉，看上去有股急躁的戾气，“XX的，**逼急了我把他扔家里关起来，什么时候软和了什么时候放出来。**我倒要看看他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提灯》第六章**韩越竟然还笑了一下，就着这个十分亲昵暧昧的姿势，俯在楚慈耳边上低声问：“我看你也没个伴儿，正巧我也没有，我又挺喜欢你的，要不咱俩处个朋友吧？”**《提灯》第45章 |

**看第四章攻对受强制爱的过程，总让我感觉非常微妙，包括做这一章调色盘的时候我非常头疼。你可以说这种风格不就是那么写吗？但一些细节让我很难相信这是巧合，比如受哭的样子描写以及受像个动物这种比喻。**

**不过，我的看法仅供参考。**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五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傅明煊想到当时方尧满脸的泪跟下面还沾着的血迹，说：“是有点过火，**但我真是没控制住。”**一见到方尧，他就把忠孝礼义廉耻忘得一干二净，满脑子只有这个人。“喜欢他就把他往死里弄，爱他你还不得一枪崩了他？”他一听这话就炸了，低声吼道：“崩了他？老子崩了自己也不可能崩了他。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了，现在怎么办？” | **同样是攻把受打出血之后，跟朋友说没控制住自己** |  **“他打我一巴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顺脚就……”韩越说话已经不止是在抖了，简直连牙关都咯吱乱碰起来：“我真没那意思，真是喝高了一时冲动才……”**韩越默默地坐在那里，头靠在身后的墙壁上，半晌才低声说：“我本来……本来是不想打他的……我就是情绪一上来，**控制不住自己……”**《提灯》第十四章韩越深吸了一口气，又说：“我一看到他，就喜欢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我哪有耐心等他个一年半年的再动手！” |
| 还能怎么了。傅明煊手眼通天，让人弄来方尧的手机号和个人信息是易如反掌的事，可让方尧接他的电话就不容易。第一次打那边一听他的声音，啪就把电话撂了，第二次打直接不接，第三次打已经被拉黑。“妈的。”他喝了口酒，手背狠狠一蹭嘴角，“反了他了，老子今晚就配枪杀到他家去！”任一川惊得眉尾直抽，连声劝阻：“你是去打仗还是去追人，带枪做什么？人家不从你你就让人吃枪子儿？！”一听吃枪子儿，周围一群人纷纷侧目，人人都觉得这事傅明煊还真干得出来。这帮人没一个省油的灯，家里都是有权有势的主儿，其中又以傅明煊能量最大，堪称可呼风唤雨。加之他从小习武，横练了一身的硬功夫，惹他不高兴了世家公子也是照收拾不误。跟在他身边的人无一个不是想仗他的势，同时也对他畏惧三分，到了什么时候都不敢放肆。 | 攻打电话受不接攻人设相似 | 韩越没跟他们说话，而是独自一遍遍拨通手机，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提灯》第四章韩越是个什么人？在军委大院里跟一帮疯孩子玩刀玩枪长大的主儿，在野战军里凭双手凭拳头打下自己地位的高官子弟，他还没学会说话就已经学会打架了！还没学会跟正常人相处呢就已经学会崩人枪子儿了！《提灯》第13章 |
| 上次在会所方尧受的伤不轻，在家烧了整整两天。这两天里他给公司老板打过电话，老板慑于傅家的权势不敢插手，只答应帮他跟剧组告几天假。也报过案，对方一听他是Alpha，要告的还是傅家的人，笔录都不肯为他做，临走前还劝他要个差不多的数目就行了，别总想着狮子大开口一步登天。他们以为他是要仙人跳，讹诈傅家的钱。方尧心灰意冷，从药店拿了药回家没再出过门。身上的伤刚好，傅明煊又开始给他打电话。那几晚里他每每从梦中惊醒，眼前都是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狰狞的脸，身体总会在黑暗里微微发抖。他甚至萌生了要换号的想法，但他也知道即便换了号，只要傅明煊想，仍然能在最短时间内联系上他。就这样担惊受怕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日子才渐渐恢复正常。方尧回剧组了。**组里其他人看他的眼神有所改变，不是瞧得起或者****瞧不起的问题，是好几种情绪糅合在一起，有同情有轻视也有好奇**。傅明煊在圈子里头名声原本就不大好，现在他在会所跟傅明煊消失了几十分钟，转头人就病了半个多月，同僚们很难不多想。面对这些眼神方尧无从解释，只能让自己尽量不去理会。这天在组里演完了自己的戏份，他想抽空去趟花卉市场，给家里添置两束味道清新淡雅的鲜花，或许可以换换心情。别看他平时冷若冰霜，关起门来其实小日子过得很细致，不仅厨具众多，还会点烘焙和花艺。在遇见傅明煊以前，他是个享受单身生活的普通青年演员。演主演排不上号，好人设也不会留给他，挣的钱够生活，只是没有多少对剧本的选择权。好在这方面他看得比较开，从小没爹没妈还差点儿被人拐卖的日子活过来了，没人比他更懂得一个道理：自由和金钱是人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其余的缺也就缺了，不能过分强求。不过，要是在这个基础上能把日子过得再精细点、再有趣味一点，比如闲时添置一束花，也未尝不可吧。听上去像是穷讲究，实际也只是想更幸福一点。**也正因如此，他第一眼就不喜欢傅明煊。既不喜欢这种把自我意愿凌驾于他人意愿之上的人，也不喜欢这种高调张狂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 **背景同样是攻与受在同事面前发生冲突之后****请假（领导态度）****受发烧两天****受回去上班，其****他人眼神变化****受人设：过日子很讲究、精细，****花艺、厨艺****攻在受眼里的初印象相似** | 第二天早上韩越打电话去给楚慈请了假。 其实也不算请假，他只是打了个电话给科研所集团某高层领导，委婉的提了一下楚工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某经理给打了，现在身体不舒服躺在家里起不来。那领导立刻识趣的连声道歉并表示诚挚的关心，还坚持要亲自带礼物来上门探望忍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国家高级知识分子。《提灯》第六章楚慈没发现韩越把他的药拿出去过一回。他在家睡了两天，烧退了，照样起床去上班。还是开着那辆二手白色本田，浅色衬衣外披着白大褂，打扮清爽态度温和，看不出半点“后台有人”的迹象。但是经过聚餐那一出，单位几乎所有人都传遍了，这个平时低调从容、做事不紧不慢、两耳不闻名利事一心只为搞学术的楚工，其实身后大有背景，而且来头大得连顶头老总都招架不住。…… **众人窃窃私语着，看楚慈的眼神自然和平时不大一样，早上见面互相问好的时候，言语间也不由得亲热了几分。** 《提灯》第七章“他薪水多少？平时消费水平怎么样？钱都花在哪方面？” “你查账的啊？”韩越冲了他一句，想了想又说：“他工作时间不长，应该有几千吧，还有福利什么的……那套公寓租金就得四千三，每月买书买软件又要个上千。平时就吃的喝的特别费，他喜欢吃好东西，不喜欢的一般不碰。还有他对家庭布置很讲究，每天还弄一束新鲜花儿回来插房间里，家具地毯都要最舒服的那种。操，真说起来他过得可比我精细多了。” “这不是挺讲究生活质量的吗？怎么得抑郁症了？”任家远觉得奇怪，他以为楚慈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清高知识分子，没想到人家生活上竟然挺小资！ 《提灯》第14章**很久以后韩越在楚慈心里只是一个象征着暴力、特权、野蛮和不讲道理的可恶的符号，** 《提灯》第47章 **我从第一次跟他打交道开始起，他对我展示出的就是绝对暴力、强势、不容拒绝、铁血无情的那一面。他打人不犯法，他合法持有枪支.** 《提灯》第17章**楚慈突然加重语气，打断了韩越将要出口的申辩：“你的脾气就是这样，顺你者昌逆你者亡，你已经被家庭、身份、背景和地位这一切东西给惯坏了，不可能因为一个无权无势任你糟践的我就改变三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提灯》第３２章 |
| “我还得拍戏，请你以后不要来了。”这句话一出，身后或坐或站的人纷纷屏住了呼吸。因为这一刻傅明煊的脸色实在是太吓人了，脸上的肌肉都像在隐隐\*\*似的。只见他拳头慢慢攥紧，小臂青筋暴起，低沉的嗓音里多了明显的威胁：“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不想上你的车，我——”话还没说完，傅明煊突然扛麻袋一样把方尧整个人扛到了肩上！方尧愤怒高喊一声“傅明煊！”猛的开始剧烈挣扎，脚踢手砍毫不留情，不出两下就把傅明煊心爱的BUGATTI DIVO前车门踹出一个大窝。等真冲进人群一看，孟贤差点儿当场晕过去。只见傅明煊阎王一般扛着方尧往车里扔，方尧则两手紧紧扒着车门，一张脸憋得通红，手指都快抠出血来。“傅少！傅少！您这是干嘛呀？！”见着空档他跟制片急忙一拥而上，强行将二人分开，结果鼻子上挨了无辜的一肘，登时流出两道鼻血来。傅明煊正在气头上，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好使，嘴里怒吼：“你他娘的放开我！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他一生气就想开枪，一开枪就没好事。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今天没带枪。方尧被两三个要好的同僚护住，急促又后怕地喘着粗气。“傅少消消气，千万消消气！”孟导急得鼻血都顾不上抹，“有话好好说别动手，您要是伤着自己我这有一百条命也赔不起！”傅明煊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方尧，那暴戾的眼神任谁看了都只有胆寒的份。孟贤抱着他的腰，只听他手指骨骼咯咯作响，顿时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生怕这一松手自己的片场就闹出什么人命官司。正急得要跪下之际，傅明煊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 攻暴怒、扛起受其他人不敢沾惹攻的暴力描写相似**（攻朋友反应+打人见血+放狠话枪毙）**受同事护住他攻生气死盯受 |  “抱歉，你只能陪我这个人渣过下去了。”韩越冷笑一声，猛的把楚慈打横抱起来扛在肩膀上，大步往酒店包厢走去。 “放开！韩越！你带我去哪里？！” 韩越充耳不闻，压根不在乎别人惊诧的目光，直接把楚慈扛进电梯。裴志他们赶紧跟上去，却谁都不敢沾惹暴怒的韩越，一个个都眼观鼻鼻观心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提灯》第四章“韩二！喂韩二！”裴志赶紧追了两步，突然看见大厅中间的骚乱，目光也顿了一下，抽了口凉气：“完蛋了。”韩越在野战军里混大的，这一拳半点没有留力，一下子直接打飞了许仲义的两颗牙。只见血沫从许仲义嘴里涌出来，人当时就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惊叫声。 “他跟我拿乔就算了，跟你算哪门子的拿乔？”韩越冷笑着活动手腕，脸上神情极度暴烈阴霾：“老子不让你收拾行李走人，老子一句话，直接毙了你……”《提灯》第三章几个平时关系好的青年工程师都围着楚慈，有人挡在他前边，防止许仲义突然挣脱了众人跑过来。《提灯》第三章韩越坐在椅子上，仿佛连最后一点力气都从身体里溜走了。他说不出话，也无法动作，只能死死的盯着楚慈，眼底布满血丝。 |
| 孟贤抱着他的腰，只听他手指骨骼咯咯作响，顿时吓得一动都不敢动，生怕这一松手自己的片场就闹出什么人命官司。正急得要跪下之际，傅明煊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孟贤浑身一抖，差点跪地双手合十感谢菩萨显灵，嘴里直喊：“傅少，电话，您快接电话！没准儿有什么要紧的事！”听到这个声音，傅明煊的身体也不自觉地僵了一下，像是某种条件反射。**他这个号码知道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有个人的铃声又是专属的，跟其他人都不同。**这个人就是这位阎王爷在这世上唯一服的人，他哥傅明辉。**他只静了三秒就让孟贤等人滚开，独自走到车尾接电话。趁着这个空档其他人手忙脚乱地把方尧弄走了。“喂，哥。”听上去他哥似乎是回家了，旁边有他侄子看动画片的声音。“你又在哪儿鬼混，我回来两天了还没见过你的人。”“我没鬼混。”傅明煊靠坐在车屁股上左手插兜，心里还残留不少暴躁，不耐烦地看着老远外的场务铺轨，“我在剧组看人拍戏，增长业务知识。”“放屁！”傅明辉脾气比他好不了多少，直接开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又看上个小明星，丛森的业务都不上心。”（省略大哥儿子的对话）傅明辉对这个弟弟没多少耐心：“我不管你在哪儿，赶紧回来吃饭。今天你大嫂亲自下厨，敢误开饭时间就在门口跪一夜。” | 电话响了打这个电话的人不多、猜到是谁对方埋怨攻不见人对方叫攻回家吃顿饭对方知晓攻在外面有人**（此段节奏非常相似）** | 韩越还想说什么安慰下楚慈，突然手机响了。 他一看号码，竟然是自己家里的座机，不由得愣了一下。 **会用这个号码打给他的人五个手指数的过来，最有可能的就是他韩二少的亲爹，韩老司令**。  韩越避开楚慈，快步走向阳台，一边接起手机道：“喂？” “韩越，是我。”韩司令今年六十多岁，头发已经完全花白，声音却还充满中气，听起来极为刚硬，“你妈让我打个电话给你，怎么最近见不着你人？” 韩越今年已经快三十，却还保留着童年时的习惯，跟韩老司令说话时不由自主的立正站直：“我最近……住在外边。” “回北京都半个月了，就没见你回家住过一晚！你妈叫你赶紧回来，全家人好不容易聚齐了吃顿饭。” 韩越嗯了一声。 韩司令静默一会儿，突然问：“我怎么听说，你在外头有个人，还是个男的？” 《提灯》第七章  |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六章 | 情节、要素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要命的电话直接打给办不靠谱的事最靠谱的刘元：“我上回让你帮我查方尧家里人，你说他还有个养母？”“是啊，怎么了？”方尧虽然无父无母，但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有个在市场里开改衣铺的养母将他从小养大，两人关系很亲。后来他来S城上大学，前两年学费生活费也都是由养母提供，直到大三开始接演艺圈工作才渐渐实现自立更生。“那地方你路子广，派几个嘴严的过去把她家围了。”“干嘛呀，来真的？”“叫你去就去！”傅明煊猛的一拍喇叭，脚下也狠踩刹车，车身打喷嚏一样原地一窜，“哪儿那么多废话。” | 攻都叫朋友去查受的底查完上门堵人受都父母双亡，靠养母提供钱长大 | 韩越那一帮死党中裴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他在楚慈这件事上介入很深。韩越在用权势逼楚慈上手之前摸了他的底，但是当时恰巧没空，所以这件事是委托给裴志出面去做的。就是因为裴志调查回来的结果是楚慈家里三代良民父母死绝，韩越才放心大胆的上门堵人。（18章） “记不得的话我提醒你。那个中年女人名字叫李薇丽，是个高中老师，那个男孩叫李高杨，是她跟丈夫离婚后含辛茹苦养大的独生子。这对母子是贵州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是为了探望刚刚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学生，这个学生自从父母双亡之后就一直被她抚养照顾，送进大学。”楚慈顿了顿，淡淡的道：“——这个学生，就是我。”（29章） |
| **从见到方尧的第一眼起傅明煊就认定了这个人。他这二十几年见过很多人，阿谀奉承的小心翼翼的水火不容的，上至权柄在握下至困顿潦倒，没一个人像方尧这样特别。方尧总是那么优雅淡定，做什么事都好像成竹在胸，但同时又是那么的与世不争，对谁都彬彬有礼，在挫败跟强权面前永远表现得从容又无所畏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明煊自己。从小在父母兄长的呵护下长大，背靠傅家和丛森这两棵大树，别说赤诚平等的爱情了，连真正的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侈品。人人都对他笑脸相迎，但人人也都怕他，生怕哪一个字说错了惹他不高兴，总是顺着他哄着他，连句真话都没有。**因此，方尧对傅明煊来说是意外之喜，更是无价之宝。**在遇见方尧以前他压根儿没有过怦然心动呼吸加速的感觉，经历过一次才发现，简直跟被闪电劈中差不多，从手指到心尖都通电一样发麻。**所以啊，他现在哪听得进什么“人家不喜欢你就算了”这种话？简直是火上浇油！只见傅明煊咬紧牙根猛的一踩油门，大辉腾立即发出一声咆哮，冲开拥挤的车流直直往市郊小区奔去。 | **受在攻心里的印象相似**（优雅淡定、**跟攻接触的人不一样）****攻社会关系情况介绍：****《张》攻有亲情，缺爱情友情****《提》攻有友情，缺爱情亲情****攻遇见受的感觉****（通电、发麻）** |  **韩越想起自己当年第一次认识楚慈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个十分心善的人。**他对人的确礼貌疏离，但是却从不起坏心，别人敬他一尺，他便会敬人一丈。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长袖善舞蝇营狗苟，谁见了谁都是一副亲热的笑脸，背地里却个个捅刀子下绊子，恨不得把当了自己路的人都斩尽杀绝**。楚慈对人虽然清淡，却从不玩假的，跟他交往总让人觉得安全，妥帖，并且十分舒服。**《提灯》第26章他这个样子真是让韩越喜欢极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那样的冷静，情绪自控力极强，头脑理智而慎密，就算在最落魄的情况下都保留着特有的优雅和平静。他跟韩越从小到大所接触的那些人是那样不同，跟权力、地位、财富和名望等等让人疯狂的东西没有半点沾染。他的生活舒适清淡，永远生不起一点波澜；他对每一个人都从容且守礼，冷淡而又温柔。** **他就像生活在另一个韩越所不能触及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闲适平静，没有一点争斗和硝烟，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舒舒服服，让人忍不住的想沉溺。**《提灯》第25章**“这个我从他的叙述中能听出来，他小时候十分缺乏父母和家庭的关爱，可以说他是在完全不挂念家庭感情的情况下长大的。亲情、友情、爱情是塑造一个人感情世界的几个基本外界因素，他不缺乏友情，但是在亲情和爱情上都相当失败。这个人格障碍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加深，至于为什么没有爆发，只是因为缺少暴发的契机而已。”** **《提灯》第23章**韩越从不讲究什么接吻的技巧，他比较在乎真刀真枪的直接干。**他做事从来都顺着最直接、最鲜明的欲望来。然而，当他第一次亲吻楚慈的时候，竟然有种触电般刺激和满足的快感从骨髓深处猛窜上来，不仅仅刺激了他的生理，还极大的刺激了他的心。****《提灯》第六章** **韩越看着他的脸，心里不知怎么就打了个突，仿佛有种愉悦的电流从脊椎上蹿起来，那感觉有点麻痒，又有点刺激。** |
| 这一路过来并不近，加之道堵的耽误，等车开到时方尧不偏不倚刚巧进了家门，连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换，大门就被人拍得砰砰直响。“谁啊？”他站在客厅回身看着门口。可门外的人没说话，只有拍门声越来越重，压迫意味十足，几乎令他疑心这人是要把他家的门板给卸下来。“来了。”他迟疑了一下，放下手机走了过去。刚拧开锁，大门就被嘭一脚踹开，撞到墙上猛的回弹过来。方尧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然后才看清来人是谁。门外的傅明煊脸色极度阴沉，一身西服外套敞着怀，衬衫顶端两颗扣子松开来，颈间那枚喉结凸起一个明显的弧度。刹那间方尧愣了一下，然后才微微拧起眉，戒备地往后撤了一步，“怎么是你。”这回他已经不去问为什么傅明煊知道他的家在哪儿了，这样的特权阶级、霸权主义本来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只要是眼前这人想做到的大概就没有做不到的。夕阳的余晖从拐角的窗透进来罩住眼前这张脸，傅明煊的表情像是笑，但这个笑容却莫名让人觉得狰狞。“怎么，很不想见到我？”**说完他往里走了一步，环顾四周打量这个普通住宅。欠奉的采光，过时的装修，乏善可陈的家具，除了干净之外实在让人夸不出任何优点。**“你这**地方真够小**的。”他一脚踢上了门。关门的砰一声响让方尧浑身一震，立即觉得不对。他表情一下子垮下来，连与生俱来的礼貌与周全都顾不上了，伸手拦住傅明煊的去路：“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我家，请你出去。” | **情节都是攻上受家强制爱****包含共同要素如下：****受开门说的话****攻表情不可怕，但让受害怕****受动作细节后退****受感觉到不对****对受房子的空间描写****受生气，要赶走攻** |  正准备急急忙忙出门的时候，**突然门铃又响了起来。** “来了！”楚慈应了一声，一边拎起手提电脑一边匆匆打开门：“请问您是……嗯？是你？” “早上好啊。”韩越站在门外，微微笑着，往房间里走进一步。虽然他脸上的表情一点也称不上可怕，但是不知道怎么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楚慈禁不住退了半步，“……您……有何贵干？” 韩越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关上门：“我过来跟你说个事情，打扰到邻居就不好了。来，把门关上吧。” “抱歉，我现在要去上班，不如路上再——” 韩越轻轻抓住楚慈抓着门的手，一点一点的强迫他关上门，咔哒一声落了锁。 他这个动作给了楚慈一种相当不妙的感觉：“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别这么紧张，放松点。”韩越环视周围一圈，客厅面积并不大，通向卧室的门开着，稍微一扫就把这个家的总体布置全数看在眼里了。** “你果然是单身啊，连个宠物都没养，一个人不冷清吗？”韩越啧啧有声的穿过客厅，在书房里逛了一圈，又往卧室里探头探脑，“没有父母，没有亲戚，没有女朋友……哦，也没有男朋友。” 楚慈砰地一声关上卧室门，声音气得都变了：“你这人太莫名其妙了吧，好好的跑到别人家里乱说什么啊？我要上班了，请你赶快离开！” 韩越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力气非常的大，楚慈猛的被吓了一跳，随即激烈的挣扎起来：“你干什么？放手！” 《提灯》第45章 |
| 方尧喘着粗气一次次进攻，又一次次被傅明煊两三招便钳制得毫无还手之力，使尽浑身解数仍然不能占到丝毫上风，到最后一张脸淌着热汗，**咬牙切齿地问：“你究竟想怎么样？！”****傅明煊这才上前，掐住他下巴微微抬起来，掌心全是他鬓角的汗水：“也不想怎么样，就想让你认个输，从今往后老老实实跟着我。”****方尧将头一偏，表情充满嫌恶：“做梦。”**“喔？”傅明煊五指收紧，捏得他下颌骨咯吱作响，“老子今天就让你把这个梦做一做。”**说罢他抱起方尧直奔沙发，将人狠狠往上面一摔，两腿一摁直接骑了上去！**痛苦的回忆浪潮一样回溯，方尧从脚底窜上一阵寒意，不由得激烈挣扎起来，**抄起茶几上的玻璃杯就往他脑袋上砸，结果被傅明煊轻松一闪就躲了过去，杯子摔在地上砸出砰的一声！****“你放开我——”****傅明煊扭头看了眼地上的碎片，再转过来暴戾地笑了一下：“下回再砸准点儿。”**他一手摁着方尧的腰，两腿曲着把人死死压制住，另一手直接将自己的皮带一把抽出来扔到地上，金属扣与茶几脚撞出咣的一声。“傅明煊你给我滚开！”“你这人怎么不愿赌服输呢，说好输的那个在下面，才几分钟就忘了？”方尧手脚并用拼命挣扎着，柔软的小腹被坚硬的膝盖狠狠抵着痛得五官都皱到一起。傅明煊数次被他的动作打断，**烦躁异常地扯下脖子上的领带，竟然三下五除二将他双手绑在头顶，**紧接着扳过他的脸狠狠亲了下去！“唔——唔——！”方尧用尽全力摇晃脑袋想躲开这个吻，可惜力量悬殊根本无济于事。傅明煊急躁而用力地吻着他的嘴唇，**就像在沙漠里走了几天几夜才见到水的人，饥渴难耐地在他唇上又亲又咬，**迫切汲取他口中甘甜。方尧两只绑着的手压下去锤打，傅明煊右手反手一握就重新压回沙发，**左手甚至插到他脑后软发中，强行将他的头抬起来回应自己的吻。**傅明煊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好像面对方尧他总是这么急躁，毛头小子一样迫切渴望让对方顺从自己，**哪怕是通过暴力与强制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很快方尧的嘴唇就被他咬出了血，铁锈味在两人口中弥漫开来，轰一下挑燃他的神经末梢。下面硬起来几乎是一瞬间的事，傅明煊全身细胞都在一边鼓噪一边啸叫，血液在身体里沸腾乱窜。**“你他娘的到底给我下了什么盅……”他气喘吁吁地压着身 下的人，“怎么我一遇上你就想当**犯罪分子……”** | **（节奏相似）****受问攻想干嘛攻挑明想法****受拒绝****接下来攻强制爱，扔沙发****受反抗、反抗不过****《张》受砸玻璃杯****《提》受砸摆设****都砸攻脑袋、都没砸到攻****继续强制爱……****攻急躁地吻受，类似的比喻****亲吻时手的辅助、强迫接吻****血腥、暴力的吻让攻神经兴奋、热血沸腾、硬了起来****兴奋到想犯罪** |  **韩越一声不吭，猛的把楚慈拦腰一抱，直接几步转过客厅来到书房，把他往宽松的沙发里一扔，然后屈起一条腿抵在他身上防止他逃跑。** **楚慈简直被摔愣了，反应过来后立刻去抓书桌上的摆设，想砸韩越的头。** **韩越岂能被他砸到，立刻劈手夺下摆设，只听哗啦一声，他一挥手把书桌上的零碎东西统统扫到了地上。** **楚慈全身上下窜过强烈的寒意，说话声音都有点发抖：“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啊，我就过来跟你商量个事。”韩越竟然还笑了一下，就着这个十分亲昵暧昧的姿势，俯在楚慈耳边上低声问：“我看你也没个伴儿，正巧我也没有，我又挺喜欢你的，要不咱俩处个朋友吧？”**楚慈愣了一下，紧接着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半晌才咬牙切齿的道：“从我身上滚下去！” 韩越一个膝盖正抵在楚慈大腿之间，一只手还铁钳一样按在他腰上。他在部队里拉练的时候能扛着三十公斤重的木头跑越野，按住区区一个楚慈实在是轻而易举：“你还没给我答复呢……” **“不可能！我不答应！滚！”**“不答应可不行。”韩越空出一只手来，在楚慈下巴上肆无忌惮的摸了摸，随即一把扳住他的脸，狠狠亲了下去。这个吻非常粗暴并且急不可耐，没有半点温情的意味。**就像饥肠辘辘的捕食者终于抓到了梦想中的美味**，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的狠狠一口咬上去，简直恨不得一口就把爪下的猎物整个连皮带肉吞吃下肚。  **楚慈唔的闷哼了一声，拼命挣扎出一只手来抓住韩越，但是随即就被韩越一把抓住手腕反拧到身后去了。** 他用身体压制住楚慈，**因此空出一只手来急切的抓住了楚慈后脑的头发，强迫他仰起头接受这个亲吻。**这样他不必强行扳开楚慈的下巴就让他无法咬合牙齿，唾液从被粗暴蹂躏的唇边落下来，流过楚慈白皙脆弱的喉咙，深深滴进他衬衣下的胸膛皮肤上。 **这种带着血腥和暴力意味的、强制性的亲吻，却让韩越全身上下的神经都兴奋得咆哮起来。** **血液就好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股冲上头顶，冲得他太阳穴都在突突的跳；一股直接冲到下\_身，让他大清早的就忍不住硬起来了**。 真他娘的太要命了，**老子不想当强\_奸犯啊**……韩越最终用力在楚慈下唇上咬了一口，气喘吁吁的抬起头。 《提灯》第45章 |
| 所有情绪的色彩一点点化成了墙的白。方尧出神般盯着天花板的灯，盯到眼睛里的血丝全冒了出来，然后才睫毛微颤，缓慢地闭上眼睛，将已经变得空洞的眼神关在了黑暗里。“答应。”**傅明煊大为满意，俯身想亲他一口，没想到方尧头向旁边一偏，最后只能亲在脖子上。**傅明煊也不生气，强行把他抱在怀里，张嘴衔着他颈后的腺体一点点磨蹭一下下湿 吻，“以后你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敢标记什么狗屁Omega，我就一枪把他送到西天去取经，听懂了吗？”**方尧一声不吭，身体无法控制地哆嗦着**，眼神慢慢旁移，迷蒙地看向茶几上那把**漆黑的手枪。****傅明煊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了然地笑了一下，接着把枪重新别回腰后**：**“怕什么，别怕，这东西我连保险栓都没下。”**说完从沙发上起身，看着方尧因为激动而红透的脸和眼睛下面投出的长长的睫毛阴影，心中又是一动，忍不住弯下腰，强行扳过他的下巴亲了一口。“行了，今天先放过你，我晚上还有事。以后给你打电话就赶紧接，否则老子操 死你。”这是他惯常的一种说话方式，粗暴直接。**此后的漫长时光里傅明煊常常后悔，要是当时能温柔点，一步步慢慢交往别那么急，能对方尧说几句好听的，告诉方尧自己对他这么凶其实只是想掩饰心里对他的在乎，其实当时自己已经喜欢他喜欢到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好东西全送给他，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 | 受答应后**攻开心地吻他****受看见枪、****受很害怕、哆嗦****攻发现、笑笑、把枪弄走、安慰受别怕、没下保险栓****都转到后话，攻后悔当时的态度** |  “……我答应你。”楚慈低声说，牙齿都在控制不住的轻轻打抖：“快给我松开手。” **韩越不等他说第二遍，就狂喜的扑上去狠狠亲了他一口，**飞快的解开手铐。 楚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狠狠抓进了一个火热的怀抱中，韩越用力亲吻着他的头发，顺着耳垂一直亲到脖颈，然后把他狠狠按到椅子里去，头在他颈侧用力的蹭着。这样亲昵而激动的动作让楚慈紧紧皱起眉头，竭力往后仰起头，突然他感觉腰侧蹭到了什么冰凉的东西，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那是韩越**随手塞在口袋里的手枪。**他就像是被电打了一样猝然推开韩越，力气出乎意料的大，甚至让韩越都踉跄了一下。他站起身拔腿就往外跑，然而韩越满腔喜悦正熊熊燃烧着，哪里能让他真的跑掉，于是立刻就伸手去抓 论力气楚慈不是韩越的对手，但是禁不住他全力挣扎，一边挣扎还一边拼命往后缩。虽然他咬着牙关一个字都不说，但是显然脸上的神情很惊惧，连韩越这么粗线条的人都看出来了：“放松放松，冷静点！怎么了？怎么回事？” **楚慈一言不发，打着哆嗦摇头一指。**  **韩越顺着他的手指往自己身上一看，**看到露出来的枪管，还习以为常的没觉得异常，愣了一下才突然反应过来：“你是说这个？” 他掏出手枪来在楚慈面前晃了晃，看到他更加恐惧的神情之后**哈哈大笑着，一把将手枪狠狠扔了出去。**  **“别害怕，我不是故意带来吓你的，真的不是！我昨天早上从军委出来后就直接找你来了，所以衣服都没换。乖，不怕，我一直上着保险栓呢……”** 韩越把楚慈重重勒在自己怀里，用自己觉得最温和最无害的声音一遍遍安慰着，殊不知他不论再怎么把姿态放软，也无法改变自己在楚慈心中的暴力形象了。 **很久以后韩越在楚慈心里只是一个象征着暴力、特权、野蛮和不讲道理的可恶的符号，这跟他当初那把手枪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韩越知道的话，他一定会痛悔莫及。** **然而时间已经过去，哪怕韩越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也回不到最初相识的那一天了。**《提灯》第47章 |

以上这章的情节分段都可与《提灯》的多个章节的小情节对应上，**重点情节发展——攻上受家堵人，强迫受答应跟他在一起**，都与《提灯》45、46、47章**重度相似。**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七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堂堂傅少被套牢了？”“被谁呀，那个方尧？真的假的……”“不是他还能有谁。”任一川意味深长地抽了口烟，看了旁边的傅明煊一眼，“**说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弄上手又得玩几天就腻，没想到这都几个月了你对他还这么上心。”**这段时间刘元被他爹支到国外去了，上周刚回来，对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立马哟哟哟三声：“那个方尧，他不是抵死不从贞洁烈男么？现在学乖了？”**“咱们傅少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任一川点了支烟给刘元递过去，“又是拿人亲眷又是捆 绑play的，铁打的硬骨头也让他给拆散咯。”****傅明煊笑而不语。****“什么什么？”刘元眼冒精光，“拿人亲眷这事我知道，捆 绑play又是怎么个情况？”****任一川暧昧一笑：“你问他。”****“别夸张啊，”傅明煊一脸悠闲自得地靠着沙发，抬起来的右脚在空中慢慢点着，“不就是把人捆了一晚上嘛。”****捆 绑有，play可没有，他真没那个恶趣味。****“装吧你。”任一川瞥他，“是谁把人绑在家一天一夜又特意叫记者蹲楼下拍到你清早出去的？是谁杀到人家公司非要拿戏给他拍，他不要还搬出老板和违约金来压人的？又是谁管不住下半身天天晚上去烦他，逼得他逃到朋友那儿，又带着一伙人过去堵门威胁要拆了人家房子的？”**“我操，明煊你……你可以啊。”刘元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来着？无所不用其极！罪大恶极！”说完咧嘴笑了起来。**傅明煊笑着踹了他一脚：“你他娘的才罪大恶极，我那是喜欢他，真心喜欢他。”**“哎哟喂酸死我了……”三人端起威士忌碰了一下，任一川就着冰喝完一大口，突然又大发善心想劝两句。**“我说，你要是真喜欢他，喜欢到心尖儿上那种，就别整天折腾他，让人隔三岔五喘口气。”****傅明煊挑起眉：“我怎么折腾他了，我疼他还来不及。”**这话不假，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哪一天要是不见上方尧一会儿哪一天就睡不着觉，总担心方尧想办法跑了。可要真见着人了吧，他心里又痒得跟有羽毛在挠一样，不仅没踏实多少，反而有种更加不确定的感觉，非要搂着人压着人又亲又操，折腾半宿才算完。他算是把他能给的在乎全给出去了，虽然方式可能有点儿不对。**没想到任一川揶揄一笑：“那我怎么听说上个月他光医院就去了两回，戏都紧急停拍了？”** | 从攻朋友角度反应攻的认真，以前只会包一段时间，这次很上心，很强硬**此段都是攻和朋友说起把受强硬搞上手的经历。**几个朋友吐槽的内容很相似**黄色部分基本雷同，就是换了个说法****喜欢他，又忍不住折腾他****严重到多次去医院** |  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极为暴虐，吓得任家远抽了口凉气，心说完蛋，韩越这次竟然这么认真。韩越以前真不是个喜欢欺男霸女的人**，这个圈子里总有些喜欢钱财名利的漂亮男女主动贴他，他要是看上眼了自然会包一段时间，**不合心意了就果断分手，物质上从不亏欠人家，每一次都称得上好聚好散。**只有这一次他竟然这么固执，这么强硬，连把人扔家里关起来的话都说了，难道真是遇见了天仙下凡不成？！** 《提灯》第六章**裴志噗嗤一笑：“你就装大尾巴狼吧你！当时是谁带着枪把人家堵在家里不准出门的？是谁用手铐把人家铐了两天两夜的？还有后来是谁威胁人家说，要是再不松口小心全家有麻烦的？”** **侯瑜惊了：“韩二少还做过这档子事？”** **“可不是嘛！你知道韩二当时怎么说的：‘你他娘的再不松口，小心老子给你出一份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你就没家没口没工作，当个没户口的死人吧你！’后来就是这句话起作用了，韩二的手段一般人哪招架得住啊。”** **韩越说：“我真喜欢他嘛。”****“你他娘的是喜欢折腾他，上次你回北京休假半个月，人家去了三趟医院。”裴志拍拍侯瑜：“听见没有？看人家是怎么欺男霸女的，学着点。”****（第二章）**“……”韩老司令张了好几次嘴都说不出来话，半晌才试探性的问：**“……就是那个被你打得胃出血住院的工程师？”****“我不是故意的！”韩越一下子炸了，低声吼道：“我是真喜欢他！** |
| “没控制住嘛。”他难得有点儿抱歉的意思。任一川嘁了一声：“控制控制吧，别让人家恨上你。”傅明煊一听直接沉默了，恨上？不至于吧。自己虽然偶尔犯点浑，总体上还是很知道疼人的，新买的湾流G550还特意在机翼喷了方尧的俩英文字母，多情深意重，自己都快感动得泪流满面了。 | 攻控制不住自己打受攻都觉得自己很心疼受 |  韩越默默地坐在那里，头靠在身后的墙壁上，半晌才低声说：“我本来……本来是不想打他的……我就是情绪一上来，控制不住自己……”……韩越心中的隐患一下子被刺中了，差点把他刺得跳起来：“你该不会又想告诉我抑郁症严重了有自杀倾向吧？我，我当初虽然不厚道一点，但是也没天天对他非打即骂的啊，我还是有好时候的呀……虽、虽然我脾气确实差一点，但是我也能改的，我心里还是挺疼他的啊……” 《提灯》第14章 |
| 看着眼前这群牛鬼蛇神，他莫名就挺想方尧的。担心方尧真记恨他，又不知道那人晚上吃了没，前两天拍打戏踢青的腿怎么样了。要是方尧在这儿，看见他们喝酒蹦迪摇骰子心里估计会嗤之以鼻，不过表面肯定还是云淡风轻。搁别人身上这叫虚伪，搁方尧身上这就叫淡定，叫照顾大家的感受，不愿意扫人的兴。他心下微动，把烟一掐作势要打电话，刘元这个好事精立马凑上去听。“给谁打，方尧？”“滚一边儿去。”傅明煊笑着推开他的头，听手机里传来嘟声，就这么耐心等着，一直响到刘元都快不耐烦了，电话才真正接通。“喂，方尧，在哪儿呢？”傅明煊的皮鞋尖在桌子底下磕了磕。刘元把耳朵伸过去，贴着手机候着，候了好几秒才听见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两个字：“外面。”好家伙，这声音给人的感觉就一个词形容：冷淡！比桌上刚拿出来的冰镇啤酒还冷，比rock杯里用来降温的冰球还冷，冷得他差点当场打个寒颤，想找大堂经理把空调调高几度。真叫一个扫兴。可他再一看傅明煊，仍旧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不仅不像被扫了兴，反倒好像早习惯了，挺享受似的。“在外面做什么？”“吃饭。”“这么晚了才吃饭，上周医生说的你当耳旁风是吧。跟谁吃呢？”“剧组。” | 酒会上攻心不在焉，惦记受身上的伤**此段节奏基本一致**攻在朋友面前打受电话别人凑过去听受过几秒应答（细节）受声音描写受声音冷淡扫兴对话方式 | 话虽这么说，韩越心里还是有点活动。 这顿酒也喝得不安心，韩越心里一边惦记着楚慈的伤，一边又恼火赵廷撬他墙角——虽然赵廷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老想一个人偷偷溜去找楚慈，但他是今天的主角，所有人都是冲着他来的，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他，要走谈何容易？ 《提灯》第十三章一时间韩越拒绝不了，便一边掏手机一边笑道：“那行，我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 很快手机接通了，韩越微微偏过头问：“喂，楚慈？是我韩越。几个朋友在老地方喝酒，你赶紧过来跟他们打声招呼。” 边上立刻静了下来，几个陪酒的小孩儿也不敢高声喧闹。几个有心的还微微凑近了点，故意想听韩越手机里传来的只字片语。 侯瑜坐得最近，只听手机那边静了一会儿，才传来两个字：“不去。” 也不知道是因为迪厅太闹听不真切，还是有什么心理作用，侯瑜觉得这个声音竟然有点特别，特别的……冷淡。 有种非常动听，但是却让人整个兴致都一下子被冰水浇下去的感觉。 韩越脸色不变，声音却压沉了些：“你还没下班？” “……下班了。” “在哪？” “往家走。”《提灯》第二章 |
| 今天他开的是辉腾，不到一刻钟就跟阵风一样刮到了聚餐地，下车时正好看见方尧站在台阶上，跟剧组的人一一微笑告别。说起来方尧虽然性格冷淡，但向来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就像现在这样。他先是跟导演制片点头致谢，又身姿挺拔地站在灯下，跟那个令傅明煊反感的女演员说着话。那女的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还递给他一个纸袋子。方尧接过来的时候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温和绅士，还往台阶下送了两步。看到这一幕傅明煊脸色猛的一变，神情变得极为暴戾，望着那抹笑容内心顷刻间翻江倒海。方尧从来没有对他笑过，哪怕一次也没有。面对傅明煊时方尧脸上的表情除了冷漠，就只有鄙薄、厌恶、反感、仇恨。即便是在床上，在傅明煊一下又一下用力贯 穿他、把自己的东西注到他身体最深处的时候，他的脸上也从来没有回过暖，甚至还会添上一层屈辱跟排斥。傅明煊就这么站在车边冷眼瞧着，手里的烟盒捏得完全扭曲。在酒吧他没喝多少酒，一路开车过来都清醒无比，此刻却觉得神经火烧火燎额头血管直跳。方尧一边微笑一边跟女演员说着话，走到台阶下正要挥手告别，忽然扭头看见了车边的傅明煊。他脚步猛的一顿，脸上的笑就此烟消云散了。月色下傅明煊的表情模糊不清，倚着车门沉默看了他一会儿，随后才将烟盒收到口袋里，语气危险地吐出几个字：“方尧，你胆子不小啊。 | 攻看到受和别人在一起场景描写（受彬彬有礼、微微笑意）攻想到自己没有得到过受的笑容攻的表情描写，细节捏烟受对别人说笑，看见了攻，细节台阶受笑容消失攻沉默一会，跟受说话，细节烟 | 韩越一人干了半瓶红的半瓶白的，脑子已经有点不做主了。他踉跄了一下爬起来，决定去门口吹吹风，抽抽烟，兼等楚慈过来。 谁知道他刚走到酒店门口，就看见赵廷的宝马车开过来，稳稳停在台阶下。赵廷走下车，转到副驾驶席边上彬彬有礼的打开车门，楚慈走下车来，还对他微笑着说了句什么。 韩越确定那不是一句客套话的谢谢，因为楚慈这句话比较长，脸上还一直带着微微的笑意。 《提灯》第十二章他从来没给过韩越一个笑脸，甚至连好一点的神色都没有。 《提灯》第十三章喝下去的酒几乎都变成酒精在身体里燃烧起来了。韩越从不记得自己得到过楚慈的笑容，更别提还这么温柔，这么……好看。 赵廷也笑着答了几句，又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楚慈一边往台阶上走，一边扭头对他笑着说话。不知道两人是不是在聊天，中间还比划了几下手势，能看出他们聊得很投机。 韩越紧紧捏着烟头，却没有抽，那香烟已经被他捏成了几段。他这时的脸色无疑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有人看到的话，说不定会吓一大跳。 楚慈一边说话一边走上台阶，猛地回过头，一下子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口的韩越。刹那间他稍微愣了一下，脸上笑意迅速的收敛了，略有点戒备的望着韩越，甚至还下意识的退后了半步。韩越咬紧了牙根，半晌手一松，烟头直直的落到地上，被他一脚踩熄。紧接着他伸出手，对楚慈勾了勾，说：“你给我过来。”《提灯》第十三章 |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八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方尧就**神情戒备，连身体都不自觉后撤了一步。**这个举动算是把傅明煊压抑一路的肝火给彻底勾了起来，他牙根狠挫目光如炬，双手插袋慢慢走了过去。**旁边的无辜女演员虽然不完全清楚状况**，但起码认得这个脸比夜色还黑的人是谁，眼见傅明煊表情不善地一步步靠近，不由于身体抖了一下，**心惊胆战地站在一旁动也不敢动。**。 | **受看到攻的反应****第三方胆战心惊**攻大动肝火 | **略有点戒备**的望着韩越，**甚至还下意识的退后了半步。**（上一章节出现过）楚慈又往后退了半步，微微皱起眉，盯着韩越。 韩越再一次开口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耐心，厉声道：“——过来！”  **赵廷在一边心惊胆战的看着，想解劝却欲言又止，**目光不断在楚慈和韩越两人身上游移。他的存在让韩越更加冒火，蒙上一个箭步冲上前扯过楚慈，铁钳般的手指紧紧抓在他肩膀上，说：“你老实跟我进去！” 《提灯》第十三章 |
| 傅明煊先是打量他们两个人，走到近处才把目光停在方尧身上，一靠近更是发觉方尧身上有若有似无的酒气，显然是喝了酒。“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为什么没接？”方尧微微皱起眉，沾了酒的脸蛋泛着浅红，表情七分淡漠三分排斥：“在拍戏。”“拍完了为什么不回？”“要卸妆。”这种明显的敷衍态度让傅明煊更为光火，一个箭步闯过去捏住方尧的下巴，手上青筋直暴：“你他妈耍我？” | 对话逻辑基本一致 | 韩越以一种懒洋洋的姿态坐在沙发里，盯着楚慈看了足足十几秒，才问：“我下飞机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 楚慈平淡地道：“实验室里不能接电话。” “后来打怎么还不接？” “开会去了。”韩越笑起来，亲昵的用脚去勾楚慈的小腿，虽然脸上笑着，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完全笑不起来：“你又皮痒了找打呢吧。“《提灯》第三章 |
| 在面对傅明煊时他大多都是这副表情，有时要更冷淡些，有时要更厌恶些。就好像他心里有许多不悦和不满，甚至是许多痛恨，但他并不对傅明煊讲，不是不敢，是不想。**就好像傅明煊永远不可能进入他的世界，他的心门从没对傅明煊这个人打开过哪怕一分一秒。** | 受对攻情绪：冷淡、厌恶、不悦**受不回应** | 　　楚慈面无表情的盯着韩越，目光中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仿佛有点冷淡，又有点厌恶的情绪。 韩越虽然情商比较低，但是有种野兽般敏锐的雄性直觉，他能感觉到楚慈并不高兴，甚至还对他有点不悦……和憎恨。　　　《提灯》第四章　　他想知道楚慈在想什么，就算两人的身体再亲密都不够，他想要更近的距离。**但是每当他想这么做的时候，就会被楚慈无声的，坚决的推开**。 　　　《提灯》第六章　　**但是后来他发现楚慈什么都不会给他。就算他再主动，再强硬，也得不到半点回应。**　　　　　《提灯》第４７章 |
| 刚在一起的时候傅明煊就问过他，要不要给他买套地段更好也更豪华的公寓，但他坚决不要，说买了也不会踏进去一步。傅明煊没有办法，只能每天都去那个破小区报到，忍受差劲的装修跟老旧的家具。……另外他家也没有留过傅明煊的东西。傅明煊带去的睡衣、毛巾全都是贵价品，但都被迫成了“一次性用品”，这一次带去，下一次一定就不见踪影——方尧扔了，只要是傅明煊的东西就等于是垃圾，仿佛多看一眼都心生反感。……有一次傅明煊听刘元的馊主意拍了条**限量版的男式项链**，做完爱以后衣服都没穿上就赶着献宝，结果方尧气得脸色铁青，直接**让他带着东西滚出去。** | 都是攻送东西受不要，窝在受的旧房子里。朋友支招，结果适得其反（用同样的细节来表现）贵重物品+事后+强烈拒绝 |  侯瑜被震了一下，啧啧两声：“脾气好大……我说韩二，你既然天天跟他腻在同一个屋檐下，干嘛不住个好一点的地方？我看这房子有年头了吧，又小又旧，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拿这种房子送人啊？” “他自己租的，跟我没关系。”“什么！”侯瑜被震惊了，半晌才颤颤巍巍的问：“别告诉我人家跟你到现在，一分钱都没用过你的？” “我本来今天打算送他一套房子。”韩越顿了顿，又缓缓地道：“我就想跟他这样一个人，好好把日子过下去，每天都亲亲热热的，有滋有味的活到老……” 任家远斟酌了一下，从这番话中找了一个不大容易引火烧身的角度，然后问：“他现在还是不用你的钱吗？”韩越摇摇头：“从来不用。” 《提灯》14章后来他请教了裴志，裴志又去请教他那几个情妇，回来告诉韩越：“你这样不行，完事以后你要好好安慰下人家，聊聊天儿，送点小礼物什么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自己爽完了就睡了，要真心疼你那心尖儿，你等人家睡着了你再睡。” 韩越点头表示明白了。明白以后买了只**江诗丹顿Saltarell表**，晚上完事以后拿出来要送给楚慈，结果**被楚慈狠狠从窗户外扔了出去**，然后足足一个月没开口说一句话。从此韩越再没干出过这种蠢事来。《提灯》第三章 |
| **方尧无法阻止傅明煊进家门，但可以选择对其不理不睬。**他从不会为傅明煊准备三餐，总是做好自己那份然后坐在餐厅细嚼慢咽，偶尔心情没那么糟，还会喝一盒保质期很短的鲜牛奶。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但完全没有交流。他就这么默默地吃，默默地出神，偶尔望一望窗外的景。 | 　受对攻态度漠视**对受描写相似，安静****攻受无交流** | 他从来没给过韩越一个笑脸，甚至连好一点的神色都没有。平时在家里他基本不说话，实在不得不开口的时候，也尽量只用最简短的字句解决问题。他的存在感是那么轻微，有时他不说话也不动作，就呆呆的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眼神安静，微微有点沧桑。《提灯》第十三章**他虽然无法拒绝跟韩越生活在一起，却把韩越这么个大活人漠视到了极致。**明明白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晚上睡在同一张床铺上，却愣是把韩越当成空气一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提灯》第七章 |
| 每每这种时候傅明煊就火大得要命，偏偏拿这个拧巴的人没有办法。他好几次想修理方尧又好几次忍下来，最后只能将所有脾气全发泄在床上，把方尧的身体射得满满当当，把人操到精疲力尽，操到没有爬下床清洗的力气，就这样含着他的“垃圾”过一夜。他知道方尧觉得他的东西恶心，只要还有一点力气都会去冲洗，所以就一次比一次更用力，一次比一次更狠更久。但他没想真把方尧又弄伤弄出血，**只是想方尧分给他一点儿注意力，**哪怕一个笑模样、一个温柔的眼神也好，那他就会欣喜若狂，就会答应方尧的一切要求，挖空资源捧他当腕儿也在所不惜。可惜方尧就是不想让他们俩都高兴。**方尧一次又一次挑衅傅明煊，被他碰一下头发丝都不愿意，但却在这儿给别人送行，收别人给的东西，对别人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怎么能不让他恨得咬牙切齿？**傅明煊将他胳膊用力一扯，直接把人从台阶上拉到怀里，贴着耳朵恶狠狠地威胁：“再敢犟一下老子当着她的面发落了你！” | 攻受不了受不搭理他攻为了吸引受注意力**折磨受****攻受不了受对别人笑，对自己态度差** |  韩越站在门口看了他好一会儿，欣赏够了才问：“你发什么呆呢？” 楚慈一回神，立刻抬手去合电脑，说：“没什么。”　韩越大步走上来，一把抓住了他合电脑的手。他一直讨厌楚慈有什么话瞒着他，有什么事情都不搭理他，每当楚慈说没什么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想去探究一番，看看到底有什么。《提灯》第七章 “我也不知道，当时不懂得吧。”韩越说着还自嘲的笑了一下，“当时只觉得我这么喜欢他，他却老是不鸟我，实在是太欠抽了**。有时候看到他跟别人说两句话我都生气，他既然对我不理不睬，怎么能对别人笑脸相向？我这么一个大活人杵在那，从小谁都看我的脸色，谁都敬我、怕我、奉承我，他怎么能把我当成个垃圾一样随手乱丢呢？**　**当时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力我什么都能做**，后来渐渐发现只有我生气发火折磨他的时候他才没空去想别人，注意力完完全全集中在我身上。虽然我知道那时他只是在恨我，但是没关系，只要他眼里只有我一个人就够了。”《提灯》第25章 |
| 傅明煊侧目而视眼中冒火，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怎么，怕我死？”方尧闭了闭眼睛：“我恨不得你现在就死。”傅明煊哼笑一声，语气更加凌厉凶狠：“老子还没死你就敢勾搭别人，真死了还得了？少他娘的做梦！” | 受说让攻快点死攻说死了你会跟别人**对话逻辑一致** |  　他等了很久，才听楚慈轻轻的问：“韩越，你这样逼我，不怕我一刀子杀了你然后再自杀吗？” 韩越一愣，紧接着哼笑反问：“你杀得了我？” …… 楚慈轻声问：“你怎么不早点去死？”“……我死了你就跟别人去了。”韩越调整了一下姿势，把楚慈连人带被子更紧的抱在怀里，“所以我不会死在你前边的。《提灯》第六章 |
| 傅明煊转身看着一动不动的方尧，抬手又是一个猛拽：“跟我过来——”这一下用力过猛手没轻重，方尧直接被他拽了个踉跄，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又被扯着衣领往马路对面拖。漫长的数米距离胳膊被拽得咯吱作响，方尧禁不住痛呼出声，傅明煊却根本没作理会，打开车门塞进副驾安全带绑紧一气呵成。……（省略内容在上面一栏目）**方尧紧抿双唇不再争辩，只盯着前路默然不语。街上高楼林立，一幢幢亮着格子灯的玻璃巨兽潮水般向后退去，消失在后视镜里。商场和写字楼里出来的男女老少三五成群勾肩搭背，不用靠近也能听见他们之间的欢声笑语和脸上的爽朗笑容。**面对这一切他的表情显得有些迷蒙，瞳仁中倒映着车流，眼神空泛没有一个切实的着落，整个人陷入一种孑孑于世的孤寂中。……他甚至等不及回公寓。没过多久车就停在了一处僻静的陌生地方，他将火一熄，一言不发地把方尧拽到后排，按在皮座上疾风骤雨般吻了起来。**方尧还是那样皱着眉，眼睛并没有享受地阖上**，反而是出神地睁着。傅明煊的动作粗暴直接，一点技巧也不讲，**舌头不管不顾地闯进去搅弄，把他的舌尖跟嘴唇都咬破了皮**，贴着他的脸粗重地喘息，像头发了情的野兽。想关上听觉但方尧做不到，只能闭上眼不悦地别过头，可惜下一刻下巴又被带茧的虎口强行扳了回来。傅明煊捏着他的下巴迫使他张口，舌头钻进去牙齿微微磕碰着，津液啧啧在口腔流转。**其实以前不管跟哪个床伴在一起傅明煊都不怎么接吻，哪怕兴致来了高潮的时候亲两下也十分潦草，觉得没必要。但对着方尧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他发现亲方尧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每次一贴上那两片唇简直有种灵魂重塑的感觉，从尾椎窜上来一股电流般的麻爽直冲天灵盖，恨不得把这个人揉进自己的身体里。**而且每一次接吻傅明煊都会硬，下面硬得像铁棍一样，直直在裤子里戳着。兴致一来他就要上方尧，不给他上他就强上，强上不行他就要求方尧用手给他搓，否则绝对不肯善罢甘休。他觉得自己真是栽了，一头栽进去谁劝都没用。“他娘的……”他停下来喘了两下，“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方尧闭着眼睛，下面的眼珠连动都没动一下，冷淡的说：“我真不幸。”就此合上嘴唇，一言不发。**一见他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傅明煊就又会在喜欢里生出许多不安。傅明煊没有读心术，猜不出方尧在想什么，而且他知道就算开口问方尧也绝对不可能告诉他。方尧有方尧的精神世界，哪怕傅明煊闯进他的家闯进他的生活，那个精神世界也绝对不欢迎他进去。****没办法，他只能用身体的亲密来代替精神的亲密，以此减缓内心的焦躁和不安。**  | 这段的节奏和逻辑基本一致攻把受塞上车**受沉默地看外面欢快热闹的场景**写受的表情、内心孤寂攻迫不及待地轻吻受**受反应（皱眉、嘴巴舌尖被咬破）****情节转到攻的接吻习惯、和受接吻与众不同的快感****受拒人千里之外，攻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攻靠亲密掩饰不安** | 　韩越把楚慈一把塞进副驾驶席上，砰地一声甩上车门，然后自己坐上去发动了吉普车。  **楚慈一言不发盯着车窗外的马路，霓虹灯闪烁映照着夜空，路边的餐馆酒吧游人如织，年轻男女互相挽着，小孩子的气球飘在半空，一片繁盛荣华。** 楚慈出神的看着他们，仿佛被热闹的气氛所感染一般，眼底不知不觉透出微许孤寂。 韩越一言不发迅速挂档，超车，踩着红绿灯冲出路口。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十分钟开到，车刚停稳在小区车库，他就一把抓过楚慈，硬生生把他从副驾驶席上拖出了驾驶席的车门。 韩越那手劲可不是开玩笑的，三十公斤的木头他都能一把抓起来扛着跑马拉松，把人骨头活生生捏碎也不在话下。楚慈跌跌撞撞的被他一路拖进电梯，门还没彻底关上，韩越就一把将楚慈按到墙上去，粗暴又直接的吻了下来。 　**楚慈闭上眼睛，眉毛紧紧的皱着。他的嘴唇被咬得生疼，舌尖也破了，**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这味道让韩越十分愉悦，他一手拧着楚慈的下巴强迫他张开口，**舌头扫荡和吮吸着他的口腔，用力大到让楚慈的舌尖都觉得发疼。** **韩越从不讲究什么接吻的技巧，他比较在乎真刀真枪的直接干。他做事从来都顺着最直接、最鲜明的欲望来。然而，当他第一次亲吻楚慈的时候，竟然有种触电般刺激和满足的快感从骨髓深处猛窜上来，不仅仅刺激了他的生理，还极大的刺激了他的心。**韩越想原来亲吻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么好的！怪不得男女耍朋友第一步都是接吻！…… 楚慈仰起头，闭上眼睛，一言不发。韩越很讨厌他这样，好像闭上眼睛就隔离了世界一般，一下子把两人亲密无间的距离给拉开了。 **他想知道楚慈在想什么，就算两人的身体再亲密都不够，他想要更近的距离。但是每当他想这么做的时候，就会被楚慈无声的，坚决的推开。** …… 楚慈感觉身体里被打进了一个火辣辣的硬楔，每一次摩擦都剧痛到让他发抖，但是又完全挣脱不开，连动一动小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韩越抓着楚慈的手腕抵在冰凉的墙面上，被滚烫紧致的内壁吸附的感觉如此销魂，让他舒服得发狂。他不断在楚慈的眉心、唇角和脖颈上用力亲吻着，动作简单粗暴，每一次插入都深深没底，几乎要把楚慈的身体弄穿。 **感觉要发泄出来的时候他加紧动作，情不自禁的在楚慈颈侧上留下一个深深的齿痕，咬下去的时候非常用力，紧接着好像渗了点血出来。韩越发出一声极嘶哑的低吼，一直射在楚慈身体最深处的地方，才满足的叹了口气。** 楚慈一动不动，仿佛意识已经昏沉。他的目光是涣散的，没有焦距。 《提灯》第六章 韩越想起很久以前他刚把楚慈弄上手的时候，整天看着他，越瞧越喜欢，恨不得把他咬在嘴里吃下肚去。**但是看到他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又恨得牙直痒痒，总忍不住做一些明知道会让楚慈痛苦难受，却仍然忍不住要去做的事情。 |
| **高潮的余韵还没从身体里退去，此刻的傅明煊大概是二十多年里脾气最好的傅明煊，甚至有点温情脉脉的意思。**他低声哄道：“宝贝儿别生我气，我是太喜欢你了，一时没忍住……”**但方尧还是不肯看他哪怕一眼，宁愿看着外面虚无的黑夜。****（没有省略，只是想使颜色对齐）**车厢里气味难闻，傅明煊抬手按了一下车顶的开关。天窗徐徐打开，接着就听见微风蝉鸣，闻见草木清香。头顶好像有许多光离子飘进来，其实是月光下的灰尘。**方尧将身体整个侧过去，穿上裤子拉下衣服，慢慢把自己蜷缩在一起。傅明煊蹲下去抱着他**，偏头去看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眼睛里始终没有自己**。过了好久方尧慢慢开口，语气里夹杂了许多绝望：**“傅明煊，你玩腻了能不能放过我？”****傅明煊怔了一下，然后把他抱得更紧：“别想了，我到死都不会腻。”****方尧再度闭上了眼睛，又黑又浓的睫毛挡住所有情绪：“那你能不能早点儿死。”** | **亲热过后攻的温情****受的无动于衷****插入环境描写****细节：****受侧过身、蜷缩****攻抱住他****受说让攻早点死** |  韩越把他抱到卧室床上去，然后去浴室拧了个温水毛巾出来，想要擦擦楚慈被冷汗浸透的脸。 **但是他走回到床边去的时候，楚慈已经睁开了眼睛，目光空白的盯着天花板。**韩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心情是很急躁的，刚**才畅快淋漓的性让他平静了大半，甚至还有点能被称为“温情”的感觉。**然而，此刻**他一看到楚慈空茫的眼神，**心里就有些说不出来的难受。 仿佛有一根铁箍细细密密缠绕在心脏上，带来微许窒息的冰凉。 韩越坐到床边上，拿着毛巾的手刚抬起来，楚慈脸一偏，生生避了过去。 **男人在这种时候一般都不会生气的，**韩越耐心的放下毛巾，问：“你要喝点水吗？” …… 房间里静默了半晌，只听见窗外传来小区水池边夜虫声声清鸣。他等了很久，才听楚慈轻轻的问：“**韩越，你这样逼我，不怕我一刀子杀了你然后再自杀吗？”** **韩越一愣，紧接着哼笑反问：“你杀得了我？”** **楚慈一言不发的侧过身，蜷起身体，裹在真丝被子里。他似乎极其怕冷一般，把自己紧紧蜷成了一个团状。** **韩越这样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又有点柔软。他关了灯，坐在床上从身后抱住楚慈，低声道：“你稍微顺着我一点，我会对你很好的。这辈子我谁都不要了，就要你一个。”** **楚慈轻声问：“你怎么不早点去死？”**  |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九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自此他跟傅明煊也开始了时间最长的一次冷战。剧组临阵换将自然要忙着赶戏份，所有人加班加点不分白天黑夜，方尧也不例外。他跟随剧组去外地拍戏，整整两个星期没有跟傅明煊见面，没有接一个电话，没有发过哪怕一个字，只在临走前跟傅明煊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再来妨碍我拍戏，我就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信你可以试试。”傅明煊本来以为他是开玩笑的，当下还嬉皮笑脸抱着说要去找他，**结果方尧拉开包，里面赫然藏着一把比手掌还长的水果刀，肉眼可知锋利无比，裸刃白光胜雪，外面连刀鞘也没有。**他把手伸过去轻轻一碰，指腹登时就划破一道短小的口子，鲜红的血珠蓦地冒出来。“你疯了？！你要自杀？”傅明煊大骇。 | 受用水果刀反抗攻攻不以为意《张》受自残《提》受砍攻 | 他豁然起身，跟着楚慈往外跑，**只见楚慈冲到厨房去顺手抄起一把手掌长的水果刀，**指着韩越厉声道：“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你把刀放……” “滚出去！”楚慈声音尖利得可怕，眼底血丝都漫上来了，“不然我现在就剁了你！” “你放轻松点，把刀放下先……”韩越并不怕那把小刀，他只觉得楚慈这样激动，说不定一失手就扎自己身上了。他一边摇手一边慢慢的往前走，想趁楚慈不注意时夺过小刀，但是没想到楚慈动作竟然闪电般的快，猛的雪光一闪，韩越就眼睁睁看着自己手掌上刷的开了个横口！ 那口子深倒是不深，但是横贯整个手掌，血一下子渗出来，韩越嘶的抽了一口凉气。 “现在给我滚出去，一辈子别出现在我眼前。”楚慈一手拿着刀，一手颤抖的指着大门：“不然下次我见到你绝对杀了你！我说到做到！”《提灯》第45章 |
| 　方尧想逃逃不开，衬衫被拽崩了两颗扣子，西裤被揉得皱脏泥泞。可他表情却仍然是淡淡的，只在被迫高潮前发出了几声压抑的、隐忍的呻吟，以及高潮来临时的轻微战栗。“宝贝儿……”傅明煊一边急迫地亲他眼睛鼻子嘴唇一边把下面往里挤，唾液弄得方尧整张脸都是，“给我点儿反应行不行？这几天我在家都快憋疯了，每天都想干你。你倒好，非要出去拍戏。”**方尧为了躲开他的吻将脸向旁边侧过去，目光迷蒙地看着衣柜门上掉了漆的点，双眼缺乏焦距。** | 攻受小别之后对话受的表情 | 　 楚慈一僵，随即扬手就打，但是耳光还没落到韩越脸上就被一把抓住了。韩越也不在乎他想打自己，就着这个姿势去亲吻楚慈的手背，含混不清的哄：“乖宝贝儿，让我做一个，一个多月真是憋死老子了……” “滚出去找别人做！” “不要，老子就喜欢你。”韩越顺着楚慈的手背亲吻上去，气喘吁吁的低笑，“就喜欢你一个。” 《提灯》第19章 小别胜新婚 ... 　**楚慈眼睛微微睁着，没有半点焦距，目光涣散而灰暗。泪水从他眼底一滴滴打下来，透湿了大半张脸，他却完全没有感觉一般。****然而楚慈的眼神始终是冰冷和空白的，没有焦距，也从不往韩越身上看一眼。****楚慈睁开眼睛，毫无焦距望着书房雪白的墙和上面挂着两人的合影，眼底有些压迫而产生的水汽，半晌才抖着点了点头。****黑暗中楚慈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望着虚空中漂浮不定的某个点，目光空白冷淡。** |
|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　方尧略显艰难地从床上起身，还没走动下面就有伤口裂开的疼痛感。“你怎么起来了？”傅明煊左手端水右手拿药走进来，“坐下坐下，我刚找到退烧药。”接过药吃下后，方尧扶着床头要站起来穿衣服。傅明煊一把按住他的肩：“都这样了你还要出去拍戏？”“松手。”他拂开手，声音嘶哑虚弱，“今天我有通告，再不去就迟了。”明明是自己把人折腾成了这么个半死不活的模样，傅明煊却立马来了气，水杯咣当往柜子上一放，里头的温水哗啦一下晃出来：“通告通告，通告比命还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请假，什么他妈的狗屁通告……”可就在他拿起手机的时候，方尧却仍然慢慢扶着床沿站了起来，动作艰难地穿衬衫，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傅明煊本来还有点儿惭愧，见他这样软硬不吃心里也很搓火，一把扯掉他手里的衣服训斥道：“你是不是非要跟我对着干？”方尧被他拉得一晃前额阵阵闷疼，不想再与他争执：“我实在不太舒服，麻烦你先出去。”**说完就沉默地靠坐在床上**，脸色因为发烧而有些泛红。他这副生冷不忌的模样实在让傅明煊冷静不下来，恨不得现在立刻把人从被子里扯出来强迫他听自己的话。但一想到包里那把刀，想到刀刃雪白晃眼鲜血殷红刺目，傅明煊又强行忍了下来，额头青筋血管直跳，半晌才僵硬转身走出房间，把门甩得震天响。 | 攻折腾受的第二天，受发烧，攻给他请假受准备穿衣服上班，攻阻止受自愿上班**受沉默**受拒绝攻让攻想发火攻忍住脾气、**重重关门** | 　　 第二天早上韩越打电话去给楚慈请了假。 其实也不算请假，他只是打了个电话给科研所集团某高层领导，委婉的提了一下楚工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某经理给打了，现在身体不舒服躺在家里起不来。那领导立刻识趣的连声道歉并表示诚挚的关心，还坚持要亲自带礼物来上门探望忍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国家高级知识分子。　　楚慈有点艰难的俯□，捡起昨天韩越随手丢在地上的衬衣，谁知刚要穿到身上，就被韩越一把夺走扔开：“你还想上哪去？吃了早饭回去睡觉，我看谁敢让你上班。” 楚慈扶着床头柜边缘，维持这个姿势顿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身。他没法对韩越这样的人解释，从来都没有人逼他去干那份化工分析的工作，坚持朝九晚五当个上班族那都是他自愿的。他需要在韩越的强势逼迫下保持最后的经济独立，保持他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的权利，保持他最后的一点兴趣跟爱好。如果没有了这份工作，他的生活就彻底丧失了最后的一点轻松和期待。 韩越摸摸他的额头，说：“确实有点烧。赶紧吃点东西，我给你叫个医生。” …… 韩越眼看着他躺回床上，背对着自己，包裹着被子，跟昨晚一模一样略显拒绝的姿势。这潜藏的拒绝意味让韩越有点想发火，想冲上去掀被子，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医生叫过来，然后按着楚慈把病看了再说。但是种种暴力想法在脑海里过了一圈之后，韩越最终忍耐着把早餐端盘放下，低声道：“我把吃的放在边上，你醒了自己热一热。” **楚慈一言不发**，看上去仿佛真的睡着了。 韩越大步走出房间，嘭的一声重重关上门。　　　　　《提灯》第八、九章 |
| 　去他妈的自尊心，去他妈的怄气，他只想见到方尧。谁知电话响了半天，居然没有人接。他顶着神志不清的脑袋又拨了一遍，十几声响完还是没有人应，不由得醉意轰头，脸色顷刻间变得可怕，**马上断定方尧又跟什么他不认识的相好见面去了！**不怪他太敏感多疑，实在是方尧从没给过他哪怕一点点安全感。当初把人弄到手傅明煊靠的就是霸权主义，**本以为人搂到怀里了亲亲摸摸护着捧着当心肝宝贝，过段时间自然就顺从了，**没想到方尧的骨头比他想象的硬得多，无论他怎样摔打搓磨始终就是咬紧牙关不低头。**对于方尧对他的感情，他是一点儿误会的可能性都没有——方尧不在乎他、讨厌他、反感他，以Alpha的身份雌伏在他身下是被逼无奈，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会放弃回去过正常生活的机会。** | 攻想受打电话不接**攻胡思乱想：本以为受呆在身边会认命，但受不低头****攻认为受反感他，有机会会选择正常生活（左边Ａｌｐｈａ身份，右边异性恋）** | 　　 他太想在这时听到楚慈的声音，确认这个人还在自己的掌握中，还在自己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狠狠抓过来的地方。　谁知道拨通电话后，手机响了很长时间，直到自动挂断都没有人接。 韩越又打了一个，楚慈还是不接。他以为楚慈这时手机不在身边，于是就打他家里座机，但是连打了两三个，都转为自动答录上去了。“您好，我是楚慈。我这时不在家中，或无法接听电话，请在嘀的一声后留下您的姓名和号码，我会尽快致电回复……”…… 　 **虽然楚慈现在已经被逼到他手上了，要怎么磋磨都是他的事了**，但是韩越始终有种野兽般敏锐的直觉——楚慈并没有认命的呆在他身边，**只要给他机会，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的离开。**  **他还是想正常的和女人结婚，还是不习惯跟同性生活在一起，还是厌恶韩越的身份、家庭以及一切。就算他表面多么冷静平淡，看上去多么手无缚鸡之力，韩越也还是能感觉到楚慈冷漠表面下极端的反抗之心。** 这让韩越很暴躁。 **他害怕自己一转身，楚慈就抓住机会逃了，或者是跟什么女人勾搭在一起了，或者是再也抓不回来了。**　《提灯》第九章 |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十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等傅明煊带着周身酒气赶到公寓楼下已经是晚上九点。他杀气腾腾地冲上去抓人，钥匙插进去才发现里面反锁了，马上开始疯狂踹门：“方尧、方尧！”“方尧！给老子开门！”但门里没有半点动静。漆黑的防盗门在楼道的昏黄灯光下像道无形的隔阂，沉默又坚决地隔开了门内外的两个人。傅明煊西装敞怀，叉着腰在门口烦躁地转了两圈，紧接着牙根一挫，忽然拔出随身的Glock19手枪，卯足劲对准大门狠狠一踹！傅明煊开保险上膛，咔噔一下听得人心惊肉跳，接着就举枪瞄准门锁一副要直接轰开大门的架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却突然开了！空气瞬间凝结。其实在他喊到第二回的时候方尧就听见了，但当时正在卫生间擦身，所以耽搁到了现在。换好衣服后他连毛巾都没来得及挂好，打开门就见傅明煊满脸凶神恶煞周身酒气熏天，手里还拿着那把他曾见过的手枪，看上去完全是索命的阎王。方尧立刻后撤了一步，皱起眉戒备地看着傅明煊：“你这是要干什么？”傅明煊本来下一秒就要开枪，可一听到方尧的声音、一见到这个人却突然本能地愣住了。随后便怒火刹消，大喜过望地扑上前将人搂紧：“宝贝儿你在家啊……”**那把没来得及收起的手枪还在他手里攥着，食指没离开扳机，冰冷的枪口抵在方尧小腹，稍一用力就能把人打个对穿。**方尧低头一看**脸色顿时遽变，身体剧烈打了个颤**：“你把枪收起来。”傅明煊神志不清地从侧面搂着他，醉得连鞋都不知道换，脑袋埋进他颈里狠狠吸了一口：“你好香……”求生的本能令方尧剧烈挣扎起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眉心紧皱，“放开我！你把枪拿开！”“**别怕宝贝儿……**”傅明煊口齿含糊不清，目光顺着他的脖颈往下移至腰间，见到漆黑的枪口森然朝上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是我的枪……别怕……这是我的枪……”他也许想表达这是他傅明煊的枪，永远不可能向方尧射出一枚子弹。但此时此刻方尧却绝不会信任他，褪尽血色的脸上苍白一片，再开口声音都有些战栗：“你发什么疯？！快点放开我！”“真的……”傅明煊甚至横着枪管在他小腹上拍了两下，食指仍然紧扣，说话断断续续，“你跟枪都、都是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你香得不得了，好闻得不得了，**老子爱死你了……”**说着说着两条铁臂向内收紧，勒得方尧几乎喘不过气。 | 背景：攻醉酒回家，门反锁攻拿出枪开门，一个开枪了，一个没开枪受早就听见攻表情描写受看见枪的反应攻听到受声音，愣住**攻反应过来形势危险****受脸色变化，打颤****攻安抚受** | 这是韩越成年后第一个不在部队里度过的生日，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闻风而动，提前一个星期起就开始送礼请客，各式各样的应酬天天排到深夜。韩越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都满身酒气，楚慈为了防备他发酒疯，每晚睡觉前都反锁卧室的门，还在门后抵了两把椅子。 谁知道韩越发起酒疯来就是个活阎王，头几天还能勉强忍一忍，到书房去将就睡一晚；到后来他晚上一回家就跑到楚慈的卧室外踹门，踹得门板都裂了条大缝。最后有一天他实在喝多了，踹了几下门还不开，一时兴起竟然摸出06式，对着门锁就是一枪！  楚慈在他踹门的时候就惊醒了，韩越在外边开枪的时候他惊得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就只见韩越杀气腾腾踹门而入，手里还拿着把开了栓的06式微声手枪，满身都是浓重的酒气，眼睛都烧红了，看上去极为可怕。 楚慈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往外跑，还没跑两步就被韩越一把拦腰抱住，扛起来往床上一扔。 那枪口就杵在几厘米远的地方，而且还开了保险栓！楚慈脸色都变了，手脚不受控制的发抖，颤声问：“韩越，你这是打算杀我吗？” 韩越本来被怒火和欲\_火烧得神志不清，听楚慈叫自己的名字，倒是愣了一下。  **他食指还套在扳机上，枪口几乎抵着楚慈的脸，稍微手滑一下就会立刻走火，楚慈半个头都能被他轰下来。**他这么一愣就是好几秒的时间，**楚慈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连牙关都开始打颤：**“你……你放开我！” 韩越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自己的手，然后看到手上捏着的枪，被酒精烧坏的大脑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忙把枪远远一扔。 “**别……别怕，我不杀你**。”韩越大着舌头安慰了一句，伸手去摸楚慈的脸，“**我喜欢你。**”  楚慈全身上下都在发抖，几乎连牙齿都发出细微的打战声。韩越把他压在床上，紧贴着他的身体，能清楚感觉到他恐惧的颤抖，身体僵硬得就像一块石头。 “谁、谁叫你他娘的锁门，操了，老子三更半夜回家你还不让我上床睡，我能不火吗？”韩越酒精一阵阵冲到脑子里，说话也含含糊糊磕磕巴巴的，又低头来亲楚慈的嘴角：“好了行了，下次晚上不、不准锁门！……我操，**老子可想你了……”** 《提灯》十二章 |
| “滚开！”傅明煊在方尧一声爆发般的尖吼里连滚带爬地让开，接着就见方尧穿好衣服迅速下床收拾东西，一秒钟都没犹豫。等他回过神来房间里已经只剩他一个人。巨大的关门声中傅明煊酒醒了大半，懵了好几分钟后去了趟卫生间。洗手池被他蓄满凉水，然后一头扎进去，憋气憋到满脸通红才猛的将头抬起。对着镜子他看见自己脸上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回想起刚才方尧吓得苍白又挂了泪的脸，理智终于战胜酒精重新占领大脑。 | 受反抗攻，出门（并且都还记得收拾东西）攻洗脸，冷静下来 |  楚慈突然用尽全力把韩越一推，紧接着挥手一个耳光重重打在韩越脸上，“啪”的一声无比响亮！ 韩越被打得脸一偏，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 楚慈猛的翻身下床，双手颤抖着收拾起钥匙钱包等，匆匆把外套一披就夺门而出。 韩越毕竟喝多了又被打懵了，一时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等他火冒三丈的跳起来抓人的时候，才发现外边大门大开着，楚慈已经离开家了。 韩越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足足愣了几分钟，才唤醒了仅存的微许理智。他强打精神去浴室洗了把脸，感觉头脑清醒了一点，**就坐下来想楚慈会上哪儿去。** 《提灯》十二章 |
| **但不管怎么悔，当务之急还是确定方尧现在在什么地方。**方尧一气之下连衣服都没换就跑掉了，但似乎带了证件跟手机。他能去哪儿？找朋友？不太可能。上一次为了他躲到朋友家的事两个人大吵一架，傅明煊扬言要找人拆了对方的家，以方尧的性格一定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找麻烦。住宾馆？好歹也是个有知名度的演员，三更半夜衣衫不整地跑出去住酒店，万一遇上个嘴不严的绯闻还不得传得天上有地下无？挨了打的那半张脸还疼得发烫，傅明煊掬了捧水把嘴角渗的血擦洗干净，然后才慢慢冷静下来迅速打电话联系。“喂，是我。起来起来别睡了，帮我查查全市三星以上的酒店有没有方尧的入住记录，今晚，对，对！你他妈要老子说几遍？！”“一川你在哪儿呢？跟我去趟派出所调一下监控，老子找人。”“还能有谁，方尧。” | **攻想受去哪**第一个否掉受去朋友那担心受攻联系朋友去找受 | 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韩越看了下表，已经两点多了，这个时候他能上哪儿去？ 脸上被打的地方还火辣辣的痛，想必楚慈那一耳光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韩越摸摸脸，心里的怒火渐渐消了下去，有点后怕又有点着急。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消失个把两个人实在太过寻常，这三更半夜的他跑出去，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操，早知道就随便找个地方窝一晚上得了！也怪裴志那小子，逮着老子就猛灌…… 韩越又用冷水拍了拍脸，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摸出手机来开始打电话。他爹他妈他大哥都是不靠谱的，韩越在电话簿里逡巡了一圈，然后挑出几个在公安系统里人脉广、吃得开的狐朋狗友一一打过去。《提灯》十二章 |
| 他突然就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不知道该怎样挽回败局。**这种感觉太陌生了，在他呼风唤雨二十多年的人生里几乎从未出现过，**此刻骤然发生，心脏都有些不适应，微微震颤发麻。半晌后凉透的血液又徒然间滚烫起来，担心方尧就此远走高飞又担心他不肯原谅自己，**恨不得冲过去死死抱着人哪儿也不让去，又恨不得把人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这样才踏实。**天人交战的时刻他就这么站在一堆打呵欠的警察旁边，听着电话里极淡的呼吸声，直到任一川提醒似的拍了他肩一下才蓦地回神，想起来问一句：“你……你想去哪儿散心？”“跟你没关系。”方尧的声音冷得彻骨。 | 此段是攻的心情描写关键词：手足无措、**没有出现过**、害怕失去受、想吃了受 | 这种反抗和拒绝的态度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心理危机，他害怕失去爱人，害怕被抛弃。他上次生日时打人的事情明显表现出了**他无法控制的心理恐惧。可能他从生下来到现在就没有体验过这种危机感，**结果一下子就把他情绪冲动、无法自控、暴躁易怒的人格障碍给激发出来了。”《提灯》第23章韩越不禁稍微愣了一下，紧接着全身的血都涌到脑袋里去了，烧得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亢奋无比，**让他恨不得在这一刻紧紧抱住楚慈，把他勒断在自己怀里，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提灯》第九章 |

|  |  |  |
| --- | --- | --- |
| 《张狂记忆ABO》第十一章 | 情节、节奏对比 | 《提灯看刺刀》 |
| 角落里任一川顶着一张醉红的脸跟狼奔头的造型，揽着陈璋的肩强行与他接吻。陈璋面露不悦，稍稍把他往外推了推：“在外面呢，别这样。”任一川停下来危险地眯了眯眼，紧接着双手用力一按直接将人压到沙发上，碾着嘴唇就是一阵猛亲。陈璋跟着任一川已经有段时日了，在场众人对他的脸那是早已熟悉，但眼前这副场景却还是新鲜得紧。**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他表情羞愤难当，挣扎间上衣掀起来露出一大截腰，细腰窄胯身材极好，白嫩的皮肤平坦的小腹更是若隐若现，看得在场好几个二世祖都鼻血贲张，眼睛钩子一样盯着被任一川狎昵轻薄的人。** | 拒绝当众亲热摁沙发亲吻**腰来了****别人看呆了**虽然左边不是写主cp，但是右边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表格里了 |  楚慈皱起眉，低声说了一句：“别在人前发疯。”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提灯》第二章 |

再次申明，做这个调色盘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认为两篇文不仅仅是撞梗，连很多梗展开的节奏都一样。**

**也许我们可以写同一件事，但是这件事的要素安排，比如说什么时候写表情，什么时候写对话，什么时候侧面烘托，什么时候坏境描写，里面的具体冲突怎么设置，怎么描写人物，什么时候换视角等等，可以做到这么相似吗？而且不止一个章节，很多章节都能找到对应。**

**也许有小伙伴认为我调色盘里面有部分比较牵强，会降低整体可信度。但是我尊重当时看文的感觉，我认为有既视感的自己就做了，有部分强制爱的具体情节——因为比较敏感，就没有去弄。**

**不过我的意见只是参考，调色盘也只是辅助工具，请大家保持理智、自行判断。**

**最后，感谢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看到最后。**

**PS：希望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长佩作者碰瓷晋江”、“晋江作者仗势欺人”、“调色盘作者的粉籍”这种问题上来，只会影响大家的交流环境，把“判断”还给“判断”本身。**